通志堂經解

D 112
1.411
282

門 口 12
號
卷

春秋提綱序

春秋一經說者亡慮數十百家其皆繪天地而圖日月似則似矣於化工之妙容光之照則亡也愚讀是經茫無津涯及見此編檃括諸傳苞舉無遺頗於聖人之意若滄海之有畔可以濟其闊而極其際伏讀之餘因思儒者之行間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不敢自祕願與同學是經者共之故用鋟梓以廣其傳至於編中之所本者則有諸傳在熟讀諸傳以求經之旨而於此編以發經之蘊信所謂提綱者矣

大比之歲夏四月丙戌晬江後學胡光世書于石泉書院以附是編之後記歲月云耳

春秋提綱目録

第一卷
侵伐門
王臣會伐　齊晉楚伐鄭　晉楚爭陳
第二卷
侵伐門
晉鄭楚伐許　齊伐楚　晉伐楚
晉伐齊　秦晉兵爭
第三卷
侵伐門
吳楚越兵爭　齊伐魯　晉伐邾
第四卷
侵伐門　晉伐

魯莒兵爭　宋伐曹　齊晉伐戎狄
內大夫帥師
第五卷
朝聘門
公如京師　公如齊　公如晉
公如楚　小國來朝　王臣聘魯
魯大夫如周　齊魯交聘
第六卷
朝聘門
晉魯交聘　衛魯交聘　魯鄭交聘
宋魯交聘　陳魯交聘　楚秦吳來聘
第七卷
盟會門
王臣會盟　齊伯王臣會盟　伯主列國會盟
第八卷
盟會門
內大夫及外大夫盟會　列國世子朝聘會盟侵伐
公及外大夫盟　內大夫及諸侯會盟
第九卷
雜例門
春秋王室　春秋書公　魯婚姻
魯蒐狩　魯祭祀　魯郊望
郊牛　魯禘　魯雩
魯土田　魯城築
第十卷
雜例門

魯宮室僭侈　魯災異
災異上　外國災異
水旱
夏五闕文　鄭五世兵爭　晉五世大亂
夏正得天二　元年春王正月二
獲麟解　論左氏

春秋提綱目錄

春秋提綱卷第一

鐵山先生陳　則通　譔

侵伐門

王臣會伐例

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　十四年單伯會伐宋

成十六年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

伯邾人伐鄭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

齊人邾人伐鄭

定四年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

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嗚呼征伐自諸侯出其昉於春秋之何時乎小國相伐無足論也隱之四年鄭伐宋衛會諸侯伐鄭其昉於斯時乎曰不然此諸侯私相伐也謂征伐自諸侯出不可也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於是三國會於中丘其必昉於是公之九年也曰又不然強如齊僖詐如鄭莊鰓鰓然懼無以服諸侯猶借王命以臨一宋不可謂征伐自諸侯出也按詩書所載之征伐未有不稱述王命者非王命而擅伐人者叛也春秋之初特王朝司馬之失職耳典刑稍正誰敢犯哉余故曰平桓莊僖惠之春秋王室尚可爲也莊公以前聖人望周之意惓惓焉伐鄭之舉京師猶有書伐者救衛之舉京師猶有書救者莊公以後經絶無之矣王命虢公伐曲沃（隱五年）立哀侯諸侯猶有奉王命立國君者王命虢公討樊仲皮（莊三十年）諸侯猶有奉王命伐叛人者莊公以後傳絶無之矣征伐自諸侯出蓋始於齊小白圖伯之年也然則昉於小白圖伯之何年邪曰莊十四年單伯會伐宋之役也會伐非王室之事也伐者主之會者從之也泰誓曰惟戊午王次於河朔羣后以師畢會諸侯會武王之伐者也單伯會伐則伐之者齊而從之者周矣經書會伐志征伐自諸侯出之始歟雖然是役也周人之所甚疑也前乎此未聞乎此也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諸侯猶有會伐者也今乃堂堂天子之周而聽命於侯舅之齊不往則甚難於齊其往則甚易於周徘徊不肯發而若有所待焉諸侯伐宋於是年之春至其竟伐其邑而單伯乃會于是年之夏遷延顧望之意可見也然自會伐以後經無出伐之文矣莊二十七年天子將有討於衛而未敢討也使召伯求媚於齊侯且請伐衛焉征伐之權倒置如此周遂無以爲周矣或者不察乃謂齊侯經營伯業莫重乎召陵不請命於周爲可辜不知伐

宋之始未得征伐之權而請之也召陵之役既得征伐之權而遂用之也向也伐衞周人且請伐於我今也伐楚我尚何請伐於周哉推原其由單伯會伐宋天子之權一失也召陵之役移於齊城濮之役移於晉勢之所趨雖欲挽而使之留不可得也嗚呼周柄雖移諸侯猶以周目之也日久日忘則諸侯有以列國視京師者矣單伯之來其會甚否權在周也自後晉召而莫敢不來矣處父救江王叔桓公與焉晉侯伐秦劉子成子與焉春秋不書甚不欲單子之事再見也鄢陵以後晉人克敵而驕憑陵京師曾不若邾杞然單伯之書猶不列於諸侯成十六年之尹子弟與諸侯同序則晉人以列國而例京師久矣一卿既會伐於十六年之秋二卿復會伐於十七年之夏跋履險阻曾未息肩是冬單子又以會伐至爾范宣子聘魯賦摽有梅猶惡其汲汲召師於魯也其可以汲汲召師於周哉設使匡王之遊不遇則王師之役固無時而已也蓋當是時晉屬暴虐不得不從吾諒周人之心未嘗不欲收征伐之權而力不足矣靈之戰鞏朝獻捷於周王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王命伐之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似乎責晉人不請命而專伐之意不思太阿之柄周移於齊齊移之晉亦如鄧鼎之移於宋復自宋而移之魯有年數矣豈區區片辭所可請復哉抑愚閱春秋世變而思其故春秋之初王室有可爲之機而沮之者二春秋之末王室有可爲之機而棄之者一齊僖鄭莊馳騁東周之間專盟會伐號爲小伯意王室無能爲者矣一旦天子震怒自將伐鄭蔡衞陳皆其仇讎奔走從命於下執事寤生不歸死於尉氏而敢抗衡於王室猶有鬼神祝聃之矢誰爲之當服春秋之上刑矣使王室有可爲之機而沮之者

鄭寤生之弒也寤生祿父天奪之魄威權當復歸王室矣上下十載伯圖未興王室可爲之機間不容髮王人子突教衞其善於投機者歟奈何祿父之後襄公繼之甫田一詩述其不德而求諸侯之意敢於伐衞敢於抗王五國皆有弒而齊其首者也滅紀圖郕侵欲不忌使王室有可爲之機而沮之者齊諸兒之弒也自單伯會伐以後一百七十有四年諸侯迭進押主齊盟周無復可望者乾谿之役楚始大創平丘之會晉失諸侯此皆周室可爲之機特未有以發耳楚亦不仁拘唐蔡二君者三年唐蔡不能討楚而歸之晉晉無以合諸侯而歸之周入東周以來所未見之文也會十有八國之師諸侯于召陵入春秋以來所無之機會也左氏曰劉文公合堂堂之陳正正之旗而卒止於侵楚吁陋矣哉吳興矣周不可復望矣有大可爲之機而自棄之者周之弒王師始於伐鄭卒於侵楚此王室所以爲始終者也吁豈特王室之所以爲始終者哉單伯以前諸侯有私伐矣單伯以後必伯主而後伐天下之有伯也劉子以前必伯主而後伐矣劉子以後又諸侯之私相伐天下之無伯也然則劉子以後之春秋尤甚於單伯以前之春秋也又伯主之所以爲始終也吁周不復興此世道之所以爲春秋齊晉不復興此世道之所以爲戰國

齊晉楚伐鄭例

莊十六年齊人宋人衞人伐鄭　荊伐鄭　二十有八年荊伐鄭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僖元年楚人伐鄭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六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曹伯伐鄭　二十有二年宋公衞侯

許男滕子伐鄭　三十年晉人秦人圍鄭
文九年楚人伐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
救鄭
宣元年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三年楚人侵鄭　四年楚子伐鄭　五年楚人伐
鄭　九年楚子伐鄭　晉郤缺帥師救鄭　十年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楚子伐鄭　十有一
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十有二年楚子圍
鄭　十有四年晉侯伐鄭
成三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六年楚公
子嬰齊帥師伐鄭　晉欒書帥師救鄭　七年楚
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同盟于馬陵　十有五
年楚子伐鄭　十有六年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
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
人伐鄭　十有七年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
公衛侯曹伯莒子邾人伐鄭　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
侯曹伯莒子邾人伐鄭
襄元年晉韓厥帥師伐鄭　二年晉師宋師衛甯殖
侵鄭　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
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於戚遂城虎牢
八年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九年公會晉侯宋公
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
子光伐鄭同盟于戲　楚子伐鄭　十年公會晉
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伐鄭戍鄭虎牢　楚公子貞救鄭

十有一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同盟于亳城北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十有八年楚公子午帥師伐鄭二十有四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二十有六年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定八年晉士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哀二年晉趙鞅帥師歐余按春秋陳蔡鄭許皆通楚之國經書伯主謀鄭之事最詳謀陳蔡許之事最略夷狄爭鄭之事最多爭陳蔡許之事最少楚之有陳蔡許猶晉之有宋

魯衛也鄭獨介然居二大國之間而爲六國之所撣笑晉不得鄭不敢過而問陳蔡許僖二十八年之圖許文十五年之入蔡宣六年之侵陳是時鄭役於晉故也楚不得鄭不敢過而問宋魯衛僖二十七年之圖宋公會盟于宋宣十四年之圖宋歸父會于宋成二年之侵衛遂侵我師于蜀是時鄭役于楚故也嗚呼鄭其春秋要領之國歟蓋其國有北制之險有京櫟之固控扼其地而示天下諸侯以形勢則莫敢先動此五伯所用武之國而南北必爭之地也齊桓成召陵之績以有鄭晉文獻城濮之捷以有鄭楚莊竊辰陵之盟以有鄭宋伐鄭而不濟則身辱於強楚秦襲鄭而不克則伯止於西戎得之者強失之者弱得之者成失之者敗獨惟一鄭焉耳諦觀齊晉楚爭鄭之事而斷以春秋之法莊十六年荊伐鄭

以後鄭無心於從楚而開其從楚者吾不皐鄭而皐王文九年楚伐鄭以後鄭有心於從晉而不專於從晉者吾不皐鄭而皐晉成十六年戰鄢陵以後襄十一年會蕭魚以前鄭始決意於從楚屢煩晉師而後得鄭者吾不皐晉而皐鄭蕭魚既會晉不復有事於鄭而楚爭之患氣焰亦少息矣東遷之初鄭莊虎視諸侯雖國逼於楚四十五年間荊人亦不敢輕犯之也莘之役以楚侯歸曆亡齒寒鄭為之次是時鄭人席寤生之餘威遺烈且不甘心於齊以侵宋其肯屈意以從楚春秋於莊十六年書齊宋伐鄭又書荊伐鄭其志中國夷狄爭鄭之始歟從楚不如從齊從諸夏齊宋來伐鄭人從齊之計始決荊伐齊救桓公待鄭之意甚勤繼又稱伐者三堅壁不動鄭人豈不欲從楚畏犯不義天下諸侯共斥之也召陵得志雖鄭甚愚當知齊伯之為可依且國無內難何憂何懼而欲從楚哉首止之役王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前此楚屢伐而鄭不從今也楚不伐而鄭從之非天子有命鄭不至此也新城之圍踰時不下齊再來伐黽勉乞盟所幸召陵一役楚人不敢北向謀諸侯設使乞盟之後楚復伐鄭鄭必釋然舍齊而從之矣桓公即世鄭伯始朝於楚勇行不顧恃有前日之王命在使宋不得以伯楚得稱霸以會諸侯則鄭為之也城濮一役鄭始受盟豈忍舍疇昔久要之楚而從一旦新至之晉耶勢不得已也晉文尚在已懷反側至勤圖鄭之師推原其由鄭人不敢萌從楚之志而開其從楚者皐不在鄭而在王也狼淵之役鄭及楚平此如飽鷹颺去之時會公于棐晏公于棐猶作飛鳥依人之態子家賦載馳之四章辭氣懇懇令人惻然此果無意于晉而為之哉新城之會出幽遷喬春秋以是許鄭伯也是時

伯主之權逸在大夫有齊宋之賊而不討有二扈之會而無
成失鄭之皐職晉之由將諸侯而會棐林者趙盾也棐林以
後晉三加鄭而稱人一救鄭而書將晉君不在諸侯不知楚
莊日夜激厲北向之師不得鄭而不止自宣公之三年至十有
二年楚師之加鄭者六楚子之自行者四加以徵舒失討楚
人遂得以竊伯主之權始入陳而次入鄭矣觀鄭人守陴以
大臨復修城以固守甚不得已則內袒以逆此時此情晉獨
不諒之邪邲之戰皇武子猶入晉師以告楚之情則鄭之從
楚出於無可奈何我克則來乃鄭之心不克遂往豈鄭之皐
哉邲之後晉人懲前日大夫之失策每伐鄭多晉君之自行
一伐而鄭懼再伐而鄭服鄭自是不敢貳晉者七年受楚賂
而與之平皐固當計鄭伯來朝而執之誘也行人無皐而殺
之暴也鄭別立君皐亦當問是時晉侯有疾立太子州蒲以

伐鄭毋乃燕伐燕邪推原其由鄭人未嘗無從晉之志而不
專於從晉者皐不在鄭而在晉也成十五年暴隧之侵鄭固
從楚明年鄢陵一勝王夷師燔此正鄭人北向從晉之機奈
何鄢陵以後三舉晉師三屆王臣而鄭不來晉悼方興初年
伐鄭次年侵鄭而鄭不至若曰晉厲暴虐鄭不可從悼公方
明含晉焉適成公以楚君集矢之故生死從夷子馹息肩之
請曾莫之恤楚鄭之交牢不可攻矣嗚呼召陵之役不足以
堅鄭之事齊城濮之役不足以堅鄭之事晉鄢陵之役反足
以堅鄭之事楚此三大役皆春秋非常之事不足以得鄭向
非有悼公之才有知武之謀拔一鄭於篳路藍縷之中而置
於衣裳玉帛之會鄭不胥爲夷乎自虎牢大城扼鄭咽喉以
臨鄭鄭人之急朝不及夕五會皆從則晉人之識地勢也自
戲之同盟三分四軍以待來者楚之謀鄭愈疲而晉之謀鄭

愈逸三駕不敢爭則晉人之識兵勢也蕭魚未會屢盟而屢
叛屢叛而屢伐蕭魚既會而不盟鄭人服役於晉者二十有
三年則悼公之才正不在桓文下矣推原其由鄭人決然有
從楚之志師勞力竭而後得鄭者皐不在晉而在鄭也故鄭
人自荊伐以後受大國之兵爭一百二十有八年會于蕭魚
而晉討之文絕盟于宋而楚爭之文絕外憂方弭內難疊生
子孔伯有子晳之禍因仍而起直至國僑誅駟氏之年內外
始寧而春秋已告莫矣抑人亦有言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春秋之初先諸侯以抗王室者鄭也春秋之中先諸侯以朝
楚者鄭也春秋之末先諸侯以抗伯者鄭也人知齊晉楚之
伐鄭不知鄭實自伐而後人伐之也雖然一鄭之微不足論
也余讀春秋楚人伐鄭之事而深歎先王封建母弟以蕃屏
周爲策甚長也鄭王畿之諸侯也楚既興師以伐鄭豈不能

越鄭而窺周周之於鄭忍尺耳楚莊敢問鼎而不敢取楚靈
欲求鼎而不敢行豈其心之不欲哉誠畏器南則兵至環天
下之諸侯皆敵也陵遲至于戰國宗族枝葉俱落而後爲秦
不然周未可量也或者不察文武成康封建之力乃信王孫
滿爲能言之士過矣嗚呼余于楚人伐鄭而知天下之有晉

晉楚爭陳例

僖二十有三年楚人伐陳　二十有五年楚人圍陳
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　晉趙盾帥師救陳
六年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八年楚師伐陳
九年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十有一年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襄五年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戍陳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七年楚公子貞圍陳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鄒陳侯逃歸

昭八年楚師滅陳

哀九年楚人伐陳　十年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　十有三年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嗚呼陳胡公之國神明之後也卒汙於荊蠻其無伯也夫玫其國在禹貢豫州之東地勢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楚若有事於陳朝發而夕至晉未之知空有鞭長不及之歎甚則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其初中國之有陳則伯主之勢強其次中國與夷狄爭陳則伯主之勢弱又其次夷狄與夷狄爭陳則伯主之勢去此皆春秋非常之事夷夏盛衰之由也春秋之初陳蔡一黨偕諸侯以伐鄭偕諸侯以伐衛列國血刃陳不受兵弟惟豺狼之與鄰漢陽諸國荐食殆盡陳亦何恃而不恐一聞齊桓創伯東方陳人欣然從之北杏之會與蔡侯偕大抵畏楚故也二幽以後何役不會何盟不同陳亦藉齊以鎮撫其社稷而輯寧爾民是時楚已入蔡伐鄭而圖許四國邇楚三受其禍陳獨孑然孤立其間梵梵四顧將有無厭及我之患自僖六年楚人圍許以來陳每有諸侯之事皆不至始使其世子來葵丘之會大盟諸侯陳又不至凜凜畏楚矣遲疑不敢正視伯主者六年宣公即世穆公黽勉從諸侯於會一旦齊桓告終於諸侯之冊陳遂釋然舍齊而從楚齊之盟陳與鄭蔡實攝賛之也原齊桓之伯陳人每懼患於楚未嘗蒙患於楚則中國有伯所以有陳也二十有三年楚人伐

陳二十有五年楚人圍陳深山大澤龍亡虎逝則狸號鰍舞者時然勢然也城濮之役陳與鄭蔡左楚人之袒執干戈與晉周旋晉先楚鳴蔡鄭震恐脂車踐土之會以求免於晉而陳獨後至何耶去晉最遠自拔於夷狄者最難也文襄屢會惟晉是從如驂之靳楚不敢爭者伯主之勢強也自壺丘侵陳楚人遂敢於玩晉陳及楚平陳人遂敢於從楚新城之會陳侯實來南北爭陳之勢已自此始宣公元年楚鄭之侵晉盾之救南北爭陳之勢已成六年晉衛之侵八年楚師之伐南北爭陳之勢未決至九年中行桓子之伐將厭陳而思棄之矣無他爭陳之事楚常得而晉常失晉常勞而楚常逸故也加以鄭人乍叛乍服晉不得鄭不敢問陳故寧舍陳以謀鄭書侵書伐書救奔命於一鄭自荀林父伐陳以後晉不復有事於陳者二十有三年以其志於謀鄭也借曰謀鄭急於謀陳

徵舒之罪安可不問使楚人得以藉手屡陵一盟陳人不復從會於晉晉人亦聽其服役于楚者二十有八年則華夷盛衰之勢判然矣虎牢大城而鄭始服鄭人既服而陳亦來踐土之役曰陳侯如會雞澤之役曰衷儀如會君大夫之來也緩去晉最遠自拔於夷狄最難也奈何陳不得已而來晉不得已而受得一鄭不啻已足無暇謀陳書戍陳于會戚既至之後諸侯不書諸侯之散無意於陳也書救陳於予囊來伐之後師方及陳公即書至則諸侯之救無及於陳也襄五年公子貞帥師而書伐七年公子貞帥師而書圍楚之謀陳者寖輕書伐而晉救書圍而晉不救示陳以意重晉之謀陳者寖輕書伐而晉救書圍而晉不救示陳以意而令之去耳鄫役逃歸晉不復討茲非幸其一去而不復來耶晉人曰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吾料晉人以得陳爲喜不料晉人其以得陳爲憂矣魯人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吾

料諸侯以陳人從楚爲非不料諸侯其以從楚爲是矣中國與夷狄爭陳而卒不能爭者伯主之勢弱也厥後楚令之陳若鄫邑然弟黃之歸二慶之戮楚得以行其令弟招之放孔奥之誅楚得以行其威熊虎之滅弃疾之封楚得以行其權申之會率陳以伐吳鷄父之役率陳以戰吳陳國區區以從楚挑吳哀六年吳人入伐夷狄與夷狄爭陳之禍又自此始矣夫楚人不敢爭陳於桓文方伯之世而遂敢爭陳於靈成景厲悼之時中國與夷狄爭固已失伯主之體獨奈何爭而不得而又棄之伯主之體重失矣哀十年楚公子結伐陳而救陳者乃出於棄在海濱之吳十有三年吳會黃池而與吳爭陳者乃見於僻在荆山之楚一陳昔爲中國之所有次爲中國夷狄之所爭今其爭者乃出於夷狄之與夷狄不知當時伯主安在哉嘗攷陳國之顛末慨世變之升降讀詩與春秋之終而有感焉陳從齊以會北杏我莊公之十有三年也按王國之風絶丘中有麻之詩作是時王室衰而齊伯興陳從楚以盟辰陵我宣公之十有一年也按列國之風絶陳靈澤陂之詩作是時中國弱而夷狄強楚公子申伐陳接春秋之筆絶西狩獲麟乃伐陳之明年也是時夷狄交侵而中國微嘗平心而評之樊齊桓之伯者陳也列國之會不獨陳也來吳楚之爭者陳也小國之禍不獨陳也獨惟辰陵一事進不得爲北杏二幽之時退又將爲虢申黃池之漸此爲南北强弱之界限也陳實爲之事起於陳故列國之風特于陳而絶嗚呼詩之絶猶有春秋在春秋絶吾不知其所終

春秋提綱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侵伐門

晉鄭楚伐許例

莊二十有九年鄭人侵許　二十有八年諸侯遂救許　二十有九年公至自圍許　三十有三年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僖六年楚人圍許諸侯遂圍許　二十有四年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成三年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鄭伐許　四年鄭伯伐許　十有四年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襄三年晉荀罃帥師伐許　十有六年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寧甯殖宋人伐許

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嗚呼王澤竭伯功淺小國從夷豈獲已哉議者切齒諸侯之

從夷蔡爲上許次之陳又次之鄭人遨遊南北之間者也予謂陳蔡鄭之所畏者惟楚楚而又畏鄭故許人始役役於齊終役役於楚多方以圖免者惟鄭人之故齊之勢力足以及許許不甘心於楚而事齊晉之勢力不足以有許許始甘心於楚而倍晉越鄭謀許晉人所難鄭若來伐晉未必救楚大而近足以威鄭且庇許矣抑人亦有言鹿死不擇音許惟強可以庇民者是從何擇其從晉與楚哉吾攷鄭人仇許之事蓋自桓公之十有五年始前此十有五年太岳之祀不絕如綫不遷其重器不係累其子弟存許以俟其他日則鄭莊之力也寤生云亡忽突爭國何暇以一許爲問許莊無子穆公托兄死弟及之名不告于天王于方伯于鄭直入許而爲之君經書入不順之詞也不與其乘人之約以爲利也自此鄭與許仇卒爲世世不釋之憾許之自爲謀亦危矣

齊桓創伯遠足以來江黃寧不足以得一許七從會盟三從征伐許最有嘆齊之功鄭欲有事于許未免猶畏于齊于莊之二十九年潛師侵許以修舊怨猶不敢聲許之皐而討之也齊之勢力足以庇許彼楚人憑恃其衆而必許之從夷豈許之所甘心哉棫樸之事傳近於誣盟洮以後猶有許男按經可以見許之不從楚矣孟之役楚以子書許亦在會則齊桓沒之四年也自後憑陵諸夏楚來而許助之晉文三會諸侯而朝王所許於踐土河陽不爲不近惜不能自拔於荊鄾之中陷溺之爲最深耳文公率會溫之諸侯乘勝圍許宜若振槁然圍而不舉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耶不欲甚楚人之怒而置之也襄公不忘前怨偕陳鄭以伐竟以無功返則晉人謀許之意怠矣救鄭之役新城之會晉人聽許之自北二扈等盟許又不至晉人聽許之自南僖公三十有三年以後

晉不復加兵於許者五十有六年君臣朝夕謀陳謀鄭且不暇安有餘力以及許邪直至雞澤之盟鄭人服而陳亦來始敢興師以問許荀瑩伐於襄公之三年荀偃伐於襄公之十有六年晉人得鄭始敢問許也許公之謀國亦曰吾通楚而遠晉許若從晉未必釋鄭人之憾反以召楚人之怨萬一楚伐其外鄭應其內許國之危朝露矣故從楚可以免禍於楚亦可以免禍於鄭鄭人從伯討以後畏楚不敢發者三十有八年謂許人之見重於楚也陽橋之役靈公爲右於蜀之盟許人不書鄭人始知許之不見重於楚成之三年姑使子良伐許以嘗楚之救與否也一伐而不救則再伐而不救則三冒衰絰以興戎不恤也卒使鄭許交訟不之晉而之楚子反何人乃攝士官而聽其詞諸侯之無伯害哉成十有四年子罕來伐不得叔申之封不止也襄公之十有六年諸侯之伐許皆以大夫行鄭獨以國君會夫兵莫慘於志鎖鄫爲下春秋書之曰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忍矣哉鄭伯之爲此行也許男平昔恃楚師鄭之謀卒於無成爲鄭人笑是用痛心疾首告於楚庭以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此時之爲此言可憐哉一旦楚有亡郢之釁鄭遂有滅許之師墟人宗社墓無所逃春秋嘗因許而狄鄭矣於滅國夫何誅雖然楚不爲無辜也鄭人本不敢興伐許之師爲楚不救耳遷葉不能免則遷於夷夷不能免則遷於白羽白羽之患如初則又遷之容城凡四遷許之勞不如一救許之力黠驢之技止於此鄭不滅許何爲哉紀恃魯而悞於魯黃恃齊而悞於齊許恃楚而悞于楚此可爲恃人而人不足恃者之戒也或曰鄭許紛紛之訟子何以折之許曰予舊國也鄭曰子俘邑也余當以左氏之言爲案春秋之初書曰鄭伯入許

春秋之終書曰鄭游速帥師滅許當以仲尼之筆爲斷余請爲之辭曰滅許之辜在鄭誤許之辜在楚恃楚不事鄭之辜在許聽鄭人滅許之辜在晉

齊伐楚例

僖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鳴呼此一役也齊侯二十餘年之智慮所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侵伐之所無論五伯者嘐嘐然曰桓公曰桓公其在此乎然則侵蔡伐楚書遂者何蔡自北杏以後不與會盟聲問阜蔡其何辭何必潛師而爲侵荊自敗蔡以後屢爲不道正名定阜楚當首師何必先蔡而後伐吁不然陳蔡鄭許密邇荊蠻蔡居汝水之南實爲楚人門戶之藩召陵之役陳從則宛丘之道通許從則許昌之援集鄭從則虎牢之關未閉獨蔡之即夷爲齊師南北之擾吾將聲兵討蔡楚必救之救兵具至吾不下蔡何及於楚侯之至不暇告楚而奔潰不可復支矣蔡道既通遂事而伐楚楚人亦不虞君之涉吾地也況楚人憑陵中國三十餘年諸侯莫敢南向而誰何一旦聞蔡潰而及已倉皇四顧欲守險則陘者先君蚡冒建國之地已爲諸侯有敓戰則狼顧恐江黃之議其後所以有屈完之如師與經書侵而遂伐神速而不留也伐而書次持重而不迫也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克敵而不驕也吁此固齊侯節制之師而管仲教之也

晉楚兵爭例

僖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

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嗚呼召陵以前齊師之伐例稱人至召陵而齊君始爵召陵以前會齊師之伐例不過二國至召陵而八國始同役二十餘年養威持重輕兵薄賦以寬民力一旦問楚力有餘而氣倍之楚人懼不敢動此召陵之偉績也余嘗論桓公中才之主無管仲則繩墨放管仲伯者之佐無桓公則他人不能用不及時謀楚且寬爲二十五年規模以治之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設桓公管仲有一不幸若楚何哉顧公之心未嘗忘楚第內安諸夏外攘戎狄二十五年之久猶不覺其忽遽也蓋諸侯不安則楚不可圖桓公所以先合諸侯而後伐楚楚人不退則諸侯不服文公所以先與楚戰而後合諸侯桓公沒諸侯苦楚之暴久矣孟之執諸侯不敢問泓之戰宋人不能當伐齊圍陳暴骨如莽又合四國之師環宋城下而圖之是

時也其間或有強有力者出與楚戰諸侯不欣欣然視之如歸乎況城濮之役晉楚雌雄未戰先定楚師連年暴露民不獲息肩不足以當秦晉方銳之氣子玉剛而無禮志驕氣盈不足以敵齊宋必死之鋒以驕將御疲兵多愈見其敗楚子少與之師而欲與四大國相馳驅其勢不大懸絕耶吾諒晉人惟恐楚人之不戰也多方以怒楚始則輕兵侵曹以示楚之緩繼則重兵伐衞以聲楚之急楚人救衞果墮其謀晉遂卷甲疾趨入曹而執其君矣楚人徬徨顧盼不知所爲謂晉侯已侵曹矣不知伐衞之又晉侯也謂其已伐衞矣不知入曹之又晉侯也春秋屢挈晉侯文繁而不厭或者賞晉侯之功而又辱晉侯之譎與執曹畀宋楚怒已甚宛春見辱誰能堪之然後退師三舍陽以報楚子之惠陰以示子玉之怯而鬬勃之請戰必矣以四大國之師而萃其一軍其畏不敗乎

此一役也楚人請戰晉侯書及春秋誅意之筆也嗚呼齊桓屢盟屢會而後爲召陵之役既得諸侯而後伐楚也晉文一戰勝楚而後爲踐土河陽之會既勝楚而後得諸侯也非其時異而事不同邪然則以時而論則桓公之創伯難文公之繼伯易以事論則桓公之成功遲文公之見效速以心術論則桓公正而不譎文公譎而不正

晉伐齊例

宣十有八年晉侯衞世子臧伐齊

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衞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齊侯使國佐如師及國佐盟于袁婁

襄十有八年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十有九年晉

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

哀十年晉趙鞅帥師侵齊

嗚呼隱桓之世天下之強國二莊僖之世天下之強國四成襄以後天下之強國六設吳越不死戰國之稱雄者不知其幾余讀春秋而悲天下之爲戰國久矣秦楚吳越俱不足論故齊晉兵交之由而知中國之兩強不相立也齊桓之子孫雖不足以繼伯而每每不平於晉晉文之子孫雖號爲繼伯而亦不敢責備於齊齊桓伯業已積漸於僖公小伯之時其行事之規模與收伯之功烈大非僖公之所可望南伐強楚北伐山戎西會葵丘東會于淮二十餘年之經營天下者略偏獨晉人盟會所不及征伐所不加執虞滅虢此誰之辜略不以一矢相加遺何邪諸侯固避晉之強也孝公衞取穀之怨合晉師以却楚豈料城濮一勝晉伯遂成踐土翟泉兩會

偕來吾諒齊人本心必有勉強不獲已者矣我伯國之餘也縱自輕忝辱先君何自後晉人大盟大會齊君大夫不復從者四十有六年齊人不道虐執天子之使辱我叔姬憑陵我西鄙魯人兩告於晉晉不一問於齊晉之視齊猶向也齊之視晉也齊惠結魯以抗晉魯宣舍晉而事齊天下幾有兩伯郤克使齊齊晉之憾始開斷道一盟齊魯之交始散一笑興師生靈何辜春秋書七大夫戰一齊侯鞌之敗吾不爲齊侯羞爲列國之諸侯羞也齊以師徒撓敗之餘少殺其勢俯首帖耳於蟲牢馬陵之盟自是以後黽勉聽命豈其本心戚之役以國佐至杼之役以崔杼會晉亦喜於得齊何暇屑屑計此哉悼公五會三駕諸侯親往齊獨以世子當之晉亦苟焉不敢爲責備之語光列於諸侯卒使齊人得以藉口蓋其平日憤憤不平之心不欲晉伯勢力不至不得不來悼公末年伯心稍

倦則有我非鄙之伐平公新立溴梁之盟高厚已有異志矣十有七年君伐我而圍桃臣伐我而圍防非以弱魯正以陵晉平公合十二諸侯環其城下而攻之經書同圍蓋仲尼特筆之文以著齊環不道之皇也繼晃澶淵商任沙隨等會莊公又親辱於諸侯矣雖然齊猶未也以勢力強大之齊而役役於地醜德齊之晉豈其甘心哉沙隨之明年伐衛伐晉以報東閭之役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樊庭生平修怨之志始快攻春秋自非秦晉世世之讎誰敢執戈而與晉角晉人曰晉楚齊秦匹也楚人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宋之盟戰國之兆也嘗記景公如晉飲酒投壺晉人已有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之言至召陵侵楚以後諸侯相顧莫敢先叛齊及鄭盟于醜及衛盟于沙又及魯盟于夾谷率衛侯次于五氏于垂葭以伐晉而諸侯遂無伯矣嗚呼諸侯之有伯固非王室

之幸諸侯之無伯又豈世道之福春秋於五氏垂葭之役不書伐而書次聖人重絕晉之文也晉國將分莫適爲主至哀公十年趙鞅始帥師侵齊以報之亦足以見公室之大弱晉固失伯景公輕躁如此豈得爲諸侯盟主哉徒以促天下之無伯而春秋終焉且夫齊國之大不減於晉晉文之盛不及桓公後世子孫惟悼公稍有聲績其餘齊晉數君不大相遠晉獨得以世伯者大抵其國以教訓奬拔風俗人才世出業郤胥原狐續慶伯韓范趙魏之徒支持伯業與春秋相爲終始此亦晉人深憂遠思之意以齊桓之事爲覆轍也桓公有管仲而無繼所以無世伯之資景公有晏子而不用所以無復伯之績孰謂區區伯業而可無人爲之乎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齊桓其有焉其車既載乃弃爾輔景公其有焉

春秋揆網卷二

秦晉兵爭例

僖十有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韓原河西之地）

三十有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函關之地）

文二年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彭衙河西之地縣西北有彭衙城）

伐晉（傳云取王官及郊杜云王官及郊皆晉地王官在河東）四年晉侯伐秦（傳云圍郑新城杜云秦邑郑今新城縣）三年秦人在河西（杜云秦人及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不書地）七年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傳云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杜云令狐在河東與刳首相接）十年秦伐晉（傳云春晉伐秦取少梁按地在河西杜云在馮翊夏陽縣傳又云夏秦伯伐晉取北徵按地在河西杜云夏陽縣屬馮翊）十有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按地在河東其縣實蒲坂之南）

宣元年晉趙穿帥師侵崇（秦與國）二年秦師伐晉（傳云遂圍焦杜云晉河外邑）八年晉師侵崇（傳云次于輔氏杜云晉地按地在河外）

成九年秦人白狄伐晉（傳云諸侯戍故也不書地）十有三年公自京師（不書地）

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傳云戰于麻隧按地在河外）

襄十年晉師伐秦（傳云報其侯也不書地）十有一年秦人伐晉（傳云濟自輔氏杜云自輔氏渡河在河外）十有四年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傳云及涇不濟杜注水出安定至京北高陵縣入渭）

嗚呼秦之先其得爲諸侯乎無爵命之稱不過春秋邾儀父蕭叔之類然秦之強大實始於此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已欲漸進於諸侯矣然而猶未也襄公將兵平戎取岐豐之地受顯服駟鐵之詩有曰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國人始尊之曰公終南之詩曰顏如渥丹其君也哉國人始呼之曰君又且矜其車甲以討西戎駾駾爲西方之強矣然而猶未也盟會不同聘問不通春秋七十有五年未有以秦事見經者方是時天下惟齊楚爲強而晉亦未之聞也至僖公十有五年書曰晉侯及秦伯戰于韓韓天下之強國而四此春秋之降而戰國之萌也歟是役也秦伯首戎晉侯書及春秋以晉侯之志爲此戰也獲晉侯若匹夫然吾甚爲諸夏羞前此春秋秦晉略之一旦以夷狄獲諸夏之君其威足以動天下矣是年晉侯歸不書春秋不予夷狄專廢置之權也首納夷吾齊桓猶在繼納重耳穆公已有憤憤不平之志與晉周旋一無所得大恩易怨人情之常春秋於圍鄭之役晉文艱難險阻十有九年穆公畏晉猶隱忍而不敢發襄公新立未免以童稚目之不聽蹇叔千里伐人襄公出其不意襄經即戎要諸殽而敗之穆公始謂晉文不死矣殽陵悔

過若不自容奈何秦誓猶新遂爲彭衙拜賜之師晉師才報是又晉人伐秦又爲濟河焚舟之役言出自口而又食之皆其不能懲忿窒欲之過至文公四年晉侯伐秦秦伯始踐誓言斂兵不報春秋以是高穆公也康公不顧晉甥之愛納不正以伐其喪趙盾不顧先蔑之請不謝秦而與之戰春秋於今孤之役兩責之康公不悛又興忿兵以伐晉文之十年春秋於是再狄秦矣河曲以後俱無足論但晉自失伯秦亦不競十有六年楚人秦人滅庸兩雄始爲犄角之勢楚雄於南與晉抗伯秦強于西以爲楚援自是秦之伐晉者四蓋以分晉人治楚之師晉之伐秦者乍負無大得志焉爾春秋深惡二國之爭韓原之戰猶舉秦爵戰殽以後凡將無君大夫皆書人者春秋所以狄秦也僖之三十有三年書曰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晉猶自別於姜戎宣之八年書曰晉師白狄伐秦晉

卒無別於白狄春秋所以狄晉也二國兵爭六十有九年直至襄公十有四年伐秦之役二國兵爭之文始絕晉尚有志於諸侯秦人不復濟河而東矣傳載秦哀公救鄧却吳惟此一事外未聞加兵於諸侯閉關不出務農訓兵坐以待天下之釁其爲志豈淺淺耶他時囊括天下之規模已在此矣蓋嘗讀書至此覘秦人之用心非諸侯及也且夫未有秦風以前秦猶附庸之微也秦風數詩詳著秦室始大所以列爲諸侯之始未有秦誓以前秦猶諸侯之雄也秦誓一篇深許穆公悔過所以進爲王道之漸詩以諸侯許之書以王道許之春秋兩以國挈秦者所以惜其終爲夷狄之歸春秋非固以夷狄待秦者岐豐之地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襄公一以勇爲驅之慷慨激烈忘生輕死讀修我甲兵與子偕行之詩令人壯而悲之夫周自后稷公劉世世積德至武王而有天下秦

自秦仲襄公世世積威至始皇而有天下計其修短亦積德積威之所致也嗚呼春秋之晉至戰國而分爲三三晉至始皇而合爲一不特爲三晉歎可爲諸侯歎不特爲諸侯歎可爲一周歎秦之亡抑不足歎也已

關　曰焦曰瑕曰華陰曰桃林曰桑田皆在關之左右者也秦師之由陸常必由之所謂殽有二陵乃函谷之間也按地理其關東接滽池西連華嶽北濱河渭南鄰西虢自東陵至西陵凡三十五里東則峻阜絶澗車不得方軌西則石坂十有二里險絶不異于東殽此天之所以限雍隴之地

河　曰涇曰沂曰麻隧曰劇首曰令狐曰桑泉皆在河之左右者也秦師之汎舟之役必由之案其地理河之西謂之龍門西河而涇屬渭汭之水入焉河之東謂之大原岳陽而覆懷衡漳之水入焉其西有韓原有少梁城有莘城有北徵有邳新城皆近於彭衙者其東如晉陽如壓山如涑川如王官如解梁城皆依于河曲者河水滿滿一泒自北而南此天所以限崤函之地

彭衙　昔文王親迎于莘在洽之陽即此彭衙之地　秦師自雍以伐河西凡七百餘里而至彭衙　按地屬邠陽縣西北有城

河曲　昔成湯伐桀升自陑亦自此河曲之南　按地屬蒲坂縣之南　秦師自雍以伐河東凡六百五十餘里而至河曲

後學　成德　校訂

侵伐門

吳楚越兵爭例

成七年吳入州來　楚邑

襄三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十有四年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二十有四年楚子伐吳　二十有五年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昭四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五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十有三年吳滅州來　十有七年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二十有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二十有四年吳滅巢　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三十有二年吳伐越

定二年楚人伐吳　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吳入郢　五年於越入吳

十有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

哀十年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十有三年於越入吳

嗚呼甚矣晉人之以計中吳也始則教吳之叛楚而通其交終則俟楚之釁吳以絕其好甚矣吳人之以計中楚也始則攻楚之與國而令其疲終則去楚之與國而令其孤至今讀春秋者徒知吳病楚而已不知其謀楚之巧徒知晉通吳而已不知其譎吳之深也我宣公之八年楚人疆舒蓼盟吳越而還吳之爲楚役舊矣吳未始叛楚也而教之叛楚吳未知戰陳也而教之戰陳吳未嘗會諸侯也而誘之會諸侯蒲之役不至鷄澤之役不會踰海求好此非吳人之本心鍾離善道咸相之數會中國每汲汲焉於吳者以晉方謀鄭楚驟爭之念諸侯莫可以制楚獨吳居肘腋能爲楚患晉唯恐吳之釁不亟也州來之入吳始挑怨于楚鳩茲之克楚復結釁于吳兩雄相持莫肯先下晉遂得從容三駕以伐鄭楚不敢爭者畏強吳得以議其後也蒲魚以後楚方忿吳不復問鄭晉已得鄭不復恃吳昔也招而進之膝今也麾而置之地特未有辭耳襄公十有三年吳伐楚喪釁日已稔晉之謀國者亦曰吳日有事於楚不幸楚伐吳吳請師以救吾其能興師數千里以救之乎又不幸吳伐楚吳請糧以濟吾其能告糴於諸侯以予之乎從之我疲於奔命不從吳易以生怨不如因其伐楚喪也而退之我直彼曲不復有辭矣故十有一年會于向者晉不復恃吳故也不然無瑕可以戮人襄十有四年會于向者晉不復恃吳故也不然無瑕可以戮人襄

之二年晉師宋師衛甯殖同伐鄭喪使鄭人得以藉口尚何責於區區蠻夷之吳也哉此吳人墮晉人計中者也噫孰料楚人墮吳之計也哉楚無陳蔡鄭許則不能抗衡北方無荊州羣蠻則不能自保其國隨人叛則不得志於漢東庸濮叛則申息之門不啓僻在荊山與蠻雜居號爲長雄一有反噬徬徨四顧吳直海濱一微國耳以封境之大孰與楚以兵力之強孰與楚一旦伐巢伐徐又入州來楚人之右臂幾斷一伐以子重（襄十四年）再伐以子囊（襄十四年）東奔西救竟不得息肩子囊將死（襄十四年傳）凜然有朝夕及郢之憂然猶大夫奔命未聞楚子之親辱于吳也襄二十有四年楚子伐吳以無功返吳人自此有輕楚之志二十有五年吳子攻巢殪於一矢吳人自此有不戴天之讎非楚斃吳則吳斃楚不止也然前此楚人兩以大夫一以國君伐吳未聞楚子罷諸侯以有事於吳也楚靈怙其強暴卒會申之諸侯大而若陳若蔡若許小而胡沈頓夷之屬疾鞭而戰之明年又驅徐越而來謂目中必無吳矣卒不得志而去又明年蔓罷有房鍾之敗楚人罷勞轉徙忘寢與食卒不能堪而爲乾谿之事則吳人以計疲楚之效也熊居以來吳張益甚向者伐巢今遂滅巢向者伐徐今遂滅州來而楚人之藩籬空矣一戰而六國之師敗楚人之黨與于長岸而楚師敗再戰于鵝父而六國之師敗楚人之黨與盡矣吳且用伍員之計多方以誤楚楚人自往伐於定公之二年諸侯不來吳已策楚之在其掌握中矣柏舉之役春秋不書入楚而書入郢者楚以羣蠻爲國羣蠻盡則惟郢存焉耳傳自伐鄛以後侵楚伐楚歲不絕書獨不書吳伐楚之文惟諸樊隕巢書伐楚以致其志其他書入州來滅州來滅巢滅徐而遽以入郢書者吾是以知楚人以諸蠻爲國也雖然

吳方在楚越又入吳何禍亂之相尋至此耶楚靈率諸侯伐吳越大夫壽過會其役楚子率舟師略其疆越大夫胥犴出勞王則越之仇吳楚實使之昭之三十有二年吳始以俊越書定之五年越始以入吳告十有四年越又大敗吳于檇李上國諸侯方以吳爲憂不知東南又有一越矣勾踐歸坐臥牢俟日而用之黃池之爭未已越于吳歸臣妾于吳如豢牲牢俟日而用之黃池之爭未已越已輕兵間道造其國都矣此又非越人之以計中吳耶嗚呼吳以計中楚越又以計中之吳以力勝楚越又以力勝之春秋書於越入吳於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於黃池之後戒哉戒哉好用兵亟戰者宜有以鑒乎此

齊伐魯例

桓十年齊侯鄭伯來戰于郎　十有七年及齊師戰于奚

莊九年公伐齊納糾　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十年公敗齊師于長勺　十九年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僖二十有六年齊人侵我西鄙　公追齊師至鄰弗及　齊人伐我北鄙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文十有五年齊人侵我西鄙　齊侯伐我西鄙

十有七年齊侯伐我北鄙　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襄十有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十有六年齊侯伐我北鄙　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十有七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高厚帥師伐我

北鄙圍防　十有八年齊師伐我北鄙　公會晉
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同圍齊
二十有五年齊崔杼伐我北鄙
定七年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八年公侵齊公至
自侵齊　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齊國夏帥師伐
我西鄙
哀十年公會吳伐齊　十有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
公會吳伐齊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
績獲齊國書

嗚呼魯天下之望國也立乎諸侯有冠冕佩玉之氣象諸侯
之所尊敬而未有謀害之者齊我乎大邾莒我乎小之三國
者曷爲屢以侵伐書邾攷之經邾之伐我必南鄙邾在魯之

南者也莒之伐我必東鄙莒在魯之東者也齊之伐我必西
北鄙齊在魯之西北者也然而邾小於莒莒小於魯俱非魯
之所畏服爲者獨齊視魯爲大其爲魯患亦不細予得而備
論之春秋之初齊魯爲敵國齊不弱魯不足以強齊春秋之
中齊晉爲敵國魯不恃晉不足以庇魯春秋之末齊吳爲敵
國吳不得魯不足以伯吳齊強而魯之衰也晉強而齊之衰
也吳強而晉之衰也此三變不直係之魯王室諸侯中國夷
狄之盛衰皆於此焉係吁可畏哉魯入春秋首交邾宋交挾
蔡衛與齊鄭爲敵國鄭來輸平正以離宋魯之黨繼盟于艾
又以合齊魯之交伐宋入許何役之不從至桓公之三年又
使姜氏撫有其國人見齊君之汲汲於魯不知魯國之強正
齊君之所甚忌也郎之戰胡爲乎來哉奚之役何辭以加我
哉不過加兵於魯以弱之也猶有公子彭生拉幹之事安得

而加之公不惟弱魯而又弱周莊公不於此時礪復讎之戈低首下心忍與之周旋諸兒既死春秋始有公伐齊之文不書納糾人或疑其復讎上書納糾下書葬齊襄公子同萬古有餘羞矣乾時之敗公幸而免既爲公諱師敗績尚何足諱哉我師敗績之後魯弱不可復振長勺之勝無補於事齊伯將興魯何能爲役役會盟猶未免於三國之討至孝公齊少懦矣西鄙之侵來不敢禦追又不敢及僖公之恥莫大乎以一國畏矣此非懲莊公乾時一敗而然邪齊又不道伐我北鄙且國內豈不足乃甲甲然使東門遂奔荊蠻以請師雖有伐齊取穀之功不足以蓋用夷變夏之羞魯乞師於諸侯春秋不書此特書曰公子遂如楚乞師魯之衰可歎也已晉人世伯倣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晉是望齊人兩侵一伐晉曾不以手援之糾及宣公甘心向齊會於齊朝於齊從伐萊於

齊惟得免於討之爲幸晉人畏齊晉之匹兵出勝負猶未可知文十有五年齊人侵魯明年魯受齊盟晉置齊魯於不問者二十年郤克忿惟房一笑之辱請伐齊不許請以其私屬不許無他畏齊晉之匹也斷道一盟方爾北鄙之伐何爲臧宣仲如晉乞師其時郤子爲政薄言往愬逢彼之怒不然晉人詎肯爲魯出師邪魯人掃竟興師四鄉並出此一役也將封疆社稷是以若其不捷晉之表裏山河固無害魯在齊之宇下其危哉其患顧不特西鄙北鄙而已春秋內大夫會伐例不過一卿此書四卿帥師會晉郤克見魯於是役凜凜也一戰勝齊遂取汶陽魯則快矣齊君之怒猶未已也以晉故蓄憾於魯而不敢泄者三十有二年悼公末年晉伯已怠平公新立未狎諸侯襄十五年以後齊侯伐我者四而書圍者三高厚伐我而書圍者一繼又用大師以加之我者一春秋

稱君舉其君也稱其大夫也稱師舉其師衆也此所以致諸侯同圍之師歟余謂魯之仰晉也常急而晉之救魯也常緩文十五年齊人病我不即救後二十有二年始有輦之師非救魯也卻克爲婦人之笑辱也襄十五年齊又伐我不即救後四年始有東閭之役亦非急魯也唯苗偃之妖夢是踐也襄之二十五年崔杼來伐齊人摩廣以須莊公矣不善之積出乎爾者反乎爾著昭公暨平齊魯得以無事景公乘晉氏之失伯也兩使國夏來伐我定公於是爲夾谷之會向暨齊平猶不得已今及齊平我欲之非不得已諸侯無伯之辭也齊方得魯豈料吳人勢強力大又有過於齊者哉哀公八年吳伐我爲城下之盟而還魯自是役屬于吳不敢二十年公會吳伐齊十一年又會吳伐齊吳召魯而魯往會之也艾陵之戰上書公會吳伐下書齊及吳戰而公不與焉者

豈非吳人伐齊未知其曲折但使魯人鄉導之乎是故吳之伯魯成之也余不暇於邑於吳而獨於齊魯平責備之春秋自信以來齊人侵伐之筆相望於史魯獨三書侵以報之兩書至以危之魯畏齊不足以爲魯矣自哀以上書齊人伐我西鄙否則伐我北鄙鄙者猶有遠魯之辭哀十一年獨書國夏帥師伐我已有直至城下之辭齊之迫魯已不容魯矣雖然疆場之事一彼一此亦不必論春秋告夕晉伯已衰齊當伐魯而失之者一魯當伐齊而失之者亦一季氏逐君自歸於齊使齊人鳴鐘鼓以討意如之自舉復昭公於國執意如之邪言而止爲惠不終齊之失伐魯者一也陳恒禍齊夫子沐浴而朝請討之使魯人建旆於齊問簡公之故以魯之衆加齊之半何患不克天下之伯當不在諸侯而在魯奈之何

制於三家之權臣而止則見義不爲魯之失伐齊者一也嗚呼齊魯而如此將王者之事不止一伯耳孟子何以曰春秋無義戰

魯伐邾例

隱七年公伐邾　桓八年伐邾　十有七年及宋人衛人伐邾　僖二十有一年公伐邾　二十有二年公伐邾取須句及邾人戰于升陘　三十有三年公伐邾取訾婁　公子遂帥師伐邾

文七年公伐邾取須句　遂城部　十有四年邾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邾

宣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襄十有五年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七年邾人伐我南鄙　二十年仲孫速帥師伐邾

哀元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三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六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七年公伐邾入邾以邾子益來

嗚呼魯之於邾三皐焉黨強而淩弱不義間大而伐小不仁舍內而圖外不智藐焉一邾介於齊宋魯之間將恃大國之安靖己翦爲仇讎豈惟邾之皐吾讀春秋初年之簡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七年公伐邾深歎夫春秋諸侯之盟俱不足恃也春秋之初宋魯一黨五年邾人鄭人伐宋六年鄭人來輸平而魯猶未能忘情乎宋也故爲宋伐邾以媚之鄰國相望擇其強可以托交者是從魯之執事豈其顧盟桓十有七

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趡矣春盟而秋伐之盟安在哉左氏於
隱七年之伐邾爲宋討於桓十七年之伐邾爲宋志然則魯
宋役耳邾人兩受魯盟無一足恃自後凡伯主齊盟之外不
復受盟於魯者一百六十有五年則黨強陵弱不義之罪隱
桓二君實當之北杏之會邾人實來齊伯三十餘年邾魯之境
得以少事宋襄代興曹南之盟（僖十九年）邾首從之介恃宋公以憑
陵諸侯葢爾小國乃使鄫子會盟執鄫子而用之邾不有宋
何恃乃爾鄫魯之親也魯以宋人方伯之故猶未之問奈何
又討須句（僖僖二十年邾人戍須句）舉睥濟之祀而墟之魯至是始不能堪矣
僖二十有一年楚執宋公于盂公乘齊伯之不復也宋人之
有楚患也今年伐邾明年又伐邾鳴呼邾可伐也魯獨爲無
皐邪春秋明道不計功正誼不謀利果以伐邾爲是則僖公
宜得崇明祀保小寡之褒矣今其書但與伐國取邑之辜同
則魯君之利在於取須句不在於復須句邾取而邑之魯又
取而邑之耳春秋誅意之筆可欺也哉外陘之役春秋諱之
僖公乘時徼利自取喪師之辜大爲諸侯羞迨晉重耳告終
（僖三十三年）之明年秦師新退公伐邾取訾婁猶未快也又有襄仲
（文十六年）之明年嫡嗣未定文又伐邾取須句猶有
懼也又爲城郛之役未免閒大國以淩虐小國文十有四年
邾有南鄙之伐我自惠伯之師二國之憾未釋也不五年邾
子來朝（宣元年）邾豈忘前日之怨而下魯哉是時宣公折節事齊
而邾亦齊屬也以齊故邾魯釋憾僅僅十年乘齊有患公之
喪伐邾而取繹（宣十年）遽使子家如齊謝伐邾之罪人亦有言抑君
似鼠晝伏而夜動則間大淩小不仁之辜僖文宣三君實當之
成公以後邾常役於齊齊服晉則邾亦服魯五年齊與蠆宰
之盟邾子明年來朝十七年齊與柯陵之盟明年邾又來朝

無他齊服於晉故也齊君叛晉則邾亦叛魯襄十五年齊侯伐魯鄆之北則邾人攻其南十七年齊侯伐魯鄆之北邾人又攻其南無他齊叛於晉故也受命於齊而來伐魯邾人之罪猶減於齊魯告於晉晉人爲執邾子襄十年亦足矣魯何爲而奪之地取邾田自漷水亦多矣魯何爲而又伐其國襄二十年仲孫蔑帥師伐邾蓋是時三家專政公若不聞公直寄生之君耳襄公二十年在晉季孫敢受庶其之地昭公在乾侯季孫又納黑肱之邑二十年襄公以後邾多叛臣襄二十三年邾甲戌己亥昭二十七年邾快唯魯受之唯春秋誅之歷見其以惡黨惡之旨隱公行朝禮于魯奔定喪于魯將何以旨哀公元年一卿伐之二年三卿復伐之魯擊柝聞於邾一撮之土寧不相容向取邾田猶以漷水爲限今自漷以東并取之且曰及沂西田取而言及浸淫無厭之辭也不思公室四分爲日久矣雖取百邾無益於魯沂漷何爲舍內圖外不智之

旨襄昭以下之君實當之余嘗論之魯之取邑於邾爲多魯卿伐邾於哀爲多至哀公七年書曰公伐邾鳴呼魯自宣公十有八年公自出伐之文絶矣今公伐邾不知公之爲季孫歟季孫之爲公歟以邾子益來不知公之爲邾子歟邾子之爲公歟吾不忍言之也

春秋提綱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侵伐門

魯莒兵爭例

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拏

宣四年公伐莒取向　十有一年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襄八年莒人伐我東鄙　十年莒人伐我東鄙

十有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十有四年莒人侵我東鄙

昭五年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十年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嗚呼春秋二百四十餘年之兵爭非聖人所願聞也非有吳楚之僭竊非有戎狄之強暴上關乎王室下關乎世道者當引

諸侯之師一大治之使屈服乃止若諸侯疆場之事當遣一介以讓之不則告方伯以正之又不從則方伯告於天王以討之諸侯之自爲國者其亦曰小事大大字小而已其亦曰完其守備以待不虞而已而況堂堂周公伯禽之魯諸侯之望雖齊晉不及也焉用自播揚焉下與邾莒爲尋常之爭顧不可羞耶余嘗論唯貪功之君以服小國爲美名唯專權之臣以取小國爲實利名未必可取利未必可得其自厝多矣莒子之諡號與其臣之名氏不登於春秋之版徵之也春秋之初未有書諸侯之入人國者而入國自莒始（隱四年）來有書諸侯之伐國取邑者而取邑自莒始（隱四年）天王不問方伯不討循致其強浮來（隱二年）曲池（桓十二年）之盟魯人甘心焉雖然以其盟猶愈於爭無傷也莒以慶父之故求賂乎魯魯若修文告以却之何患無辭季友帥師敗之酈獲莒拏而俘之此皆非王者之師仁義之舉徒以舉二國之兵釁而已以莒人負恃其強然猶二十八年不敢逞尺寸之憾於魯者以齊宋之伯迭興而魯亦大國未可動也迨僖公二十有五年衛人始平莒於我洮之盟魯人以爲莒卿也而不足明年向之盟（僖二十六年）必得莒君而後已魯人之汲汲於莒亦非樂爲此者外陘之役（僖二十二年）南巳喪師於邾不欲東結怨於莒更生一敵以爲魯患也之二盟也其亦僖公不獲已而就之耶雖然以其盟猶愈於爭無傷也自後魯莒得以少事者三十有二年未必非衛侯一執牛耳之力宣公不繼前好以親仁善鄰莒郯有釁當敬行其禮道以文辭釋二國之憾而鳩其民君苟有信於齊乎何賴春秋書公及齊侯亦有挾大凌小之意不書莒及郯平而書平莒及郯（宣四年）又見要盟無禮之辜公之心初以二小國爲公耳平而不得則怒怒而不已則兵於是伐國取邑之事隨之是

魯本欲釋郠莒之憾反不能釋魯之憾無他貪功好名之志有餘而大公無私之道不足也不七年歸父會齊人伐莒豈怒莒未怠猶至此耶我成公七年公孫嬰齊如莒弃惡同好以幸東鄙之無事莒亦畏我大國退焉聽命而不敢較蓋自襄六年莒人滅鄫臧紇救鄫敗諸駘莒人遂謂我之不能師也稱兵以伐我者三（襄八年十二年潛師以掠境者一（襄十四年）蕞爾小國襄公以前猶未至此寧非侏儒喪師以辱社稷有以來之乎魯君飭疆吏以備其不虞遣行人以告之大國如是足矣季孫不忍忿忿之心於十有二年莒人圍台之役救台遂入鄆蓋亦怒蹊田而奪之牛者夫伐國圍邑固春秋小國之所未嘗受命救台不受命而入鄆亦春秋臣子之所不敢春秋之義寧可無邑不可無君救者之辜猶有甚於伐者之辜矣莒人爲是報入鄆之役于戈相尋直至二十年仲孫速會莒盟向二國始懲其忿以相宥也魯又不祥背弃盟誓莒人有密州之禍季孫有取鄆之師鄆利於季孫而不利於叔孫也設微趙孟之請則見戮於會誰實使之又五年季孫受牟夷之邑叔弓敗蚡泉之師牟夷利於季孫而不利於公也設微范宣子之言則見執於晉誰實爲之季孫專利不顧上不君其君下不親其親何暇顧一莒而不以爲利哉愚按魯莒之爭不過向鄆二邑當隱公之二年莒入向桓公之十有六年我城向向猶有爭也宣公乘郠莒之怨也而取之向於是偏屬於魯當文公十有二年城諸及鄆襄公十有二年救台遂入鄆鄆猶有爭也至昭公之元年乘密州之禍也而取之鄆於是偏屬於魯取向取鄆外復何求昭公十年季孫又伐莒而取之鄆小人之腹其有屬厭乎莒人懇晉平丘之執皇皇足以當季孫之身惜夫晉人不以爲戮而歸之也不然天去其疾矣豈

其失魯而欲以莒疆之千社爲臣

宋伐曹例

莊十有四年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僖十有五年宋人伐曹　十有九年宋人圍曹

宣三年宋師圍曹　六年宋向巢帥師伐曹

哀三年宋樂髡帥師伐曹　八年宋公入

七年宋人圍曹鄫黑弘帥師救曹　八年宋公入

曹以曹伯陽歸

嗚呼曹文之昭也入春秋來其國趨於奢陋其君安於媮弱故春秋於曹無特筆之文其事大國最謹其與小國無怨故曹於春秋爲無辜之國藐然在宋之宇下得保首領以沒其歌爭尋常以盡其民不幸從齊討北杏之會以府宋人之怨者幾二百年吁此豈曹人之辜哉齊桓始伯召師於曹不從則移伐宋之師而加之曹從之則以從齊之故而蓄怨於宋進退辜也爲謀實難況是時上有單伯之會伐下有陳侯之偕行若以爲辜不獨一曹曹亦不料宋人之怒至此也二幽之役宋既在會曹不得從厥後齊桓稍進曹於會盟之末其爵固宜班在鄭伯之列何乃常抑於許男之下原齊桓之心不過欲抑曹以謝宋耳終春秋盟會因仍不改則齊桓之私心實啓之末年伯業少衰曹已蒙伐齊桓朝訃於諸侯宋師夕至其城下伐喪乘義修怨不仁僕僕然驅一曹而來不知宋既修怨於齊其肯釋怨於曹哉曹南之盟曹人雖在識者覘其他日之必不免前以伐書後以圍告宋人之加兵於曹者浸重向非執于盂敗于泓有荊楚以爲宋患則宋人得志入曹以歸之事豈待春秋末年而後見邪抑人亦有言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宋自桓公以來今幾世矣我宣公之三年宋人

閒晉之有楚患也興師圍曹雖曰報武氏之亂實則怒於宝而色於市也宋雖無曹猶憚伯主曹猶恃晉自庇其國皐鼬一盟諸侯瓦裂鄭敢於滅許蔡敢於滅沈陳敢於滅頓宋猶隱忍置曹於不問者諸侯惟宋事晉故也洮之會宋既無晉豈復有曹一伐以樂詆再伐以向巢伐而不已則圍圍而不已則入振鐸之宗社墟矣夫自宋人憾曹一百八九十年而加兵於曹者三會洮以至入曹相去九年而加兵於曹者四吾是以悲天下之無伯也雖然曹亡非宋之咎也曹之先遠君子親小人其來已非一日僖負羈賢臣也不能用公子會好禮君子也使出奔子臧社稷之鎮公子也致邑與卿而不出赤芾三百彼何人斯吾觀曹風之詩有四而譏其遠君子親小人者二此固詩人一時諷詠之言至曹伯陽卒用公孫彊而亡其國詩人之言深矣春秋無宋公滅曹之文者曹自

亡之也左氏浮誇乃謂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若冥冥之中陰有以使之者使後世人君用小人以敗其國而卒諉於天數者必左氏之言也夫

齊晉伐戎狄例

莊二十年齊人伐戎　三十年齊人伐山戎　三十有一年齊侯來獻戎捷

僖十年齊侯許男伐北戎　三十有三年晉人敗狄于箕

宣十有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十有六年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成三年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十有二年晉人敗狄于交剛

昭元年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十有二年晉伐
鮮虞　十有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十有七
年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定四年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五年晉士鞅
帥師伐鮮虞
哀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六年晉趙鞅帥
師伐鮮虞
戎患國二
莊十有八年公追戎于濟西　二十有四年戎侵曹
狄患國八
莊三十有二年狄伐邢
閔二年狄入衛
僖八年狄伐晉　十有一年狄滅溫　十有四年狄

嗚呼戎狄之患文武之世未免有之詩自采薇治下以外歷
道儉狁孔棘之辭才一章及於西戎而已春秋載戎患之國
二狄患之國八則狄患視戎患爲尤甚自古然爾蓋非狄之
性殘忍悍鷙尤甚於戎其爲中國患亦甚於戎春秋正名之
書於戎曰山戎北戎姜戎蠻陸渾之類於狄曰赤狄白狄潞氏甲氏留吁之類深惡他族之滋實偪處此與我中
國共有此土也然夷狄之患不足憂戎狄黨楚之患深足憂
戎起於西狄起於北非得以緩齊人討楚之師狄強於北秦強
於西得以窘晉人治楚之計秦楚戎狄俱弱而晉卒輸伯于
吳則春秋於是終焉耳魯惠以來三世修好桓隱一君踰歲
即盟以堂堂周公之魯而制命於東郊之戎公及之盟不以

爲諱莊公不尋舊好而戎人敢爲濟西之患虐執王使（隱七年）而衛人不能救廢置曹君（莊二十四年）而方伯不敢問后稷封殖天下實誰制之不得不攷其故蓋自莊公二十年齊人伐戎三十年齊人伐山戎自是戎終春秋不爲大患矣齊侯獻捷之明年狄人伐邢越二年狄又入衛止一戎而生一狄齊侯始付之無可奈何次聶北城楚丘聊以紓邢衛之目前姑且置狄人於度外以戎狄故齊人不得南向而問楚者二十有五年入蔡伐鄭竟莫之恤至戎狄少戢中夏少安然後爲召陵之役識者已恨其晚茲非戎狄迭起有以牽制之歟召陵服楚狄人不敢睥睨諸侯者四年桓公經營諸侯唯晉不來齊不敢伐狄敢伐之伐晉固有輕齊之心温王畿之諸侯滅温（僖十年）又有輕周之意借曰晉遠諸侯齊置不問温王畿也皐無所逃不合諸侯以討狄皐乃召許男以同伐北戎（僖十年）不知孰重孰輕孰急孰緩邪無何衛（僖十三年）鄭（僖十四年）又以侵告楚人間中國之狄患滅黃（僖十四年）伐徐（僖十五年）勢又張於前日矣桓公屢駕伐戎之功不足以贖終身縱狄之皐使爲諸侯他日憂也桓公云亡（僖十七年）楚狄交熾敢假義以救齊（僖十八年）敢不威以伐衛（僖十八年）敢被髮左衽與諸侯盟（僖二十年）諸侯無歲不有狄師亦無歲不有楚患春秋子楚而人狄蠻夷之強至此哉城濮之役一戰勝楚意狄人爲是震慴不敢復謀不數年侵齊（僖二十一年）圍衛（僖二十一年）文公尚在狄且無畏文公既歿狄不伐晉而及箕鄏（僖三十三年）此一役也先軫不反命大爲晉恥故文公以後狄患尤甚于僖公以前之年侵齊（文四年）侵我（文七年）侵宋（文十年）侵衛（文十三年）良以諸侯無討故也加以秦人世仇屢爲晉梗晉人北顧則有狄西顧則有秦諸浮之會（文十三年傳夏六卿相見于諸浮）豈爲他人唯秦狄是憂使楚人得恣睢于浪淵壺丘（文九年）厥貉（十年皆見傳）之役諸侯盡爲之有新城之會（文十四年）僅僅

收拾旋又失之宣元年伐鄭六年侵陳辰陵之盟宣十一年一付之楚晉失爲伯寧非攢函一役誤之邪嗚呼成楚人抗伯之勢者秦狄爲之也中行桓子懲邲之敗宣十二年捨楚問狄以文其喪師之恥赤狄潞氏林父滅之宣十五年甲氏留吁士會滅之宣十六年君臣相與告慶而矜功春秋不稱其帥止稱師或稱人者荀范求名而不得也成三年晉郤克伐廧咎如十二年晉人敗狄于交剛喪師於楚而取償於狄所得幾何然自交剛以後狄不爲諸侯憂者三十有九年不可謂晉人無功也大鹵一敗昭九年狄遂大創終春秋不復見經矣嗟夫戎盛於春秋之初而狄踵之狄起而戎已衰狄盛於春秋之中而秦踵之秦張而狄猶熾之三強者不足爲齊晉之弱祗足以成楚人之強至春秋之終秦楚戎狄俱以憊告而晉之伯業卒不加於前時者晉卿貪伐鮮虞之自平也召陵討楚機會可乘晉辭諸侯乃以中山不服藉口今乞士鞅帥師伐鮮虞明年士鞅帥師伐鮮虞蔡侯反假手於吳以伐楚吳以入郢告功於諸侯晉師猶數數於鮮虞不少赦失肩背而養一指其謂何哉昭定哀之春秋書晉伐鮮虞者五大抵陪臣自爲封殖之過而晉伯堂堂然去矣嗚呼桓文縱狄固無損伯業之盛景厲以來之治狄亦無救於伯業之衰憂戎狄者盍亦自強於政治而已不然秦楚戎狄之俱弱而晉遂失伯何邪

內大夫帥師例

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　四年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十年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敗莒師于鄑獲莒拏　四年公信元年公子友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十有五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二十有七年公子遂帥師入杞　三十有三年公子遂帥師伐邾
文十有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十有四年叔彭生帥師伐邾
宣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三年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六年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襄十有二年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十有五年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二十年仲孫速帥師伐邾　二十有三年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

楡　二十有四年仲孫羯帥師侵齊
昭元年叔弓帥師疆鄆田　五年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十年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十有三年叔弓帥師圍費
定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八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十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邸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邸
十有二年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哀元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三年季孫斯叔孫州仇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六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嗚呼君將不稱師師倒也春秋書公伐者六會諸侯伐者十有八豈其伐人而徒公以行哉蓋君行則師從春秋雖用大衆不稱師見師者人君之所當有卿行則旅從春秋於大衆必稱師見師者非人臣之所得專兵權有國之司命權去則國隨之秦漢而下外權重則勢逼京師內權重則變生肘腋委人以權久且不可況春秋諸侯之大夫世世之乎故三家強盛之迹公室陵替之由深歎夫亂臣賊子未有不得兵權而後動於惡也其間豈無成季之勳文子之忠獻子懿子之賢而穆子昭子之不忘公室也類能保於其身而不能保於其再世能保於再世而不能保其數世之後人君何樂爲不可保之事而予之以不可制之權吁魯無駭其首竊權者歟繼是而翬繼是而慶父隱閔之事俱不忍言至僖公元年之公子友四年之公孫茲十有五年之公孫敖儼然三家鼎立之

名已有公室瓜分之兆入杞伐邾又加公子遂焉三家不得而專此也仲遂竊權之效卒見於文公之末年宣公德遂之立已也深愛其子舉國以聽之帥師伐邾以歸父往會齊伐莒以歸父往魯國之兵權偏重於東門父子之手三家竟不得其尺寸彼其日夜切齒於東門氏者蓋十有八年矣一旦宣公捐魯而歸父之爲路人宜哉成公以後非三家不帥師辜之戰謂魯有四軍者愚也謂魯有三軍而孫特與其謀識者愚說也蓋季孫行父將一軍而臧孫許佐之叔孫僑如將一軍而公孫嬰齊佐之魯人大賞戰辜之功並登四子春秋循魯史書之耳自後臧氏東門氏並不以帥師見經非三家誰復有師哉此襄公十一年作三軍之兆也侵宋之役叔仲昇尸城成之役叔季偕往三家大抵以戰辜爲例成襄之世他臣不復帥師至昭公十年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

莒叔弓乃叔肸之子不在三家之列猶執兵權在叔孫之上
者季氏引叔弓以爲副也元年疆鄆則曰叔弓五年敗莒則
曰叔弓十三年圍費則又曰叔弓非爲他人爲季氏也不然
作三軍而公室分爲四尺地一民俱
非公有安得有叔弓者而帥師邪他年公徒說甲執冰以遊
左右皆季氏之私人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三家皆季氏之私
黨獨昭子忠不忘君謀不濟則以死繼之終亦無可奈何而
已嗚呼大夫陵公室則陪臣得以陵其大夫邑吾邑也吏吾
吏也至使二卿帥師圍之墮之三家其悔是哉吾嘗持春秋
之法而繩其帥師之辜書入書取大夫之貪利也書敗書獲
大夫之貪功也書侵則受大國之令以侵與國長之也書伐
則挾其國之強以加小國欺之也會伐會侵伯主未興辜公
室也伯主既興辜伯主也城邑畏外國之患也疆田慮小國

之爭也及而救者伯主之不在諸侯也救而次救而遂者大
夫之不用君命也圍邑則公室之有叛民三家之有叛臣也
圍國則天下之無伯主大國之無小國也此猶魯大夫也鄆
之戰列國兵權盡屬之大夫晉大夫帥師自文公之三年始
（文公救江）宋鄭大夫帥師自宣公之二年始（宋華元鄭歸生戰于大棘之地）衛未有大
夫將也而始於成公之二年（鞏之戰孫良夫）曹未有大夫將也而始於
成公之二年（公子首）魯未有諸卿並將也諸卿並將亦始於是年
鞏之戰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列國兵權不屬之大夫者蓋寡矣（楚大夫帥師始于成六年公子
嬰齊伐宋）晉之大夫強而列國之大夫強春秋不可復制吁豈大
夫之辜哉豈大夫之辜哉

春秋提綱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朝聘門

公如京師例

僖十有二年公朝于王所　壬申公朝于王所

成十有三年公如京師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公如齊例

桓十有八年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莊二十有二年公如齊納幣　二十有三年公如齊

觀社　二十有四年公如齊逆女

僖十年公如齊　十有五年公如齊　三十有三年公如齊

宣四年公如齊　五年公如齊　九年公如齊

十年春公如齊　夏公如齊

公如晉例

文三年公如晉　十有三年公如晉

成三年公如晉　四年公如晉　十年公如晉

襄三年公如晉　四年公如晉　八年公如晉

十有三年公如晉　二十有一年公如晉

昭二年公如晉　五年公如晉　十二年

公如晉至河乃復　十有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

十有五年公如晉　二十有一年公如晉至河乃

復　二十有三年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二十

有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　二十有九年公如晉

次于乾侯

定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楚例

襄二十有八年公如楚　二十有九年公在楚

昭七年公如楚

嗚呼朝宗覲遇周制也自天子不能錫命諸侯而采菽之詩作諸侯不欲朝王而菀柳之刺興春秋諸侯例不朝覲自幽王始豈特東遷之君爲不振哉鄭人交惡驟爾朝桓周桓公有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蘧之言其視鄭莊之來望外之幸也嗣是而後鄭不朝王者十年無諸侯何以爲共主無朝覲何以爲天子王始不勝其忿自將以伐鄭將以號令諸侯也鄭不服而至於戰戰不勝而至於敗自此周人不敢以朝禮問諸侯矣禮稱諸侯三年喪畢以士服入見天子天子錫之圭璧斁冕然後歸今也不然文成襄定以畢服而朝晉昭以踰年而朝晉則即位朝王之禮缺矣書稱月正元日覲四岳羣牧

班瑞于羣后今也不然僖宣以正月而朝齊成襄以正月而朝晉則正月朝王之禮缺矣愚按春秋之法爲諸侯而不朝天子在春秋當服不恭之辜而王室尚存也爲諸侯而復朝諸侯在春秋當服無將之刑而王室不存也春秋義爲魯諱公之初如齊也春秋有其事公之初如晉也春秋無其文如齊如晉而又如楚聖人亦無如之何矣公如外國經未有繫其辭者也桓之十有八年既曰如齊矣又曰與姜氏明公之二十有二年既曰如齊矣又曰納幣明公之爲納幣非爲如齊也由是而觀社由是而逆女既曰如齊而又書其故皆春秋筆法之所無者大抵以婚姻之事譏公未嘗以朝齊之事辜公也聖人慎之重之而忘其犯之也繼又僖之如齊者五雖欲慎之重之而無其詞矣公如外國經未有不書者也文二年之如晉隱而不書雖則諱處父之盟其實諱公之始朝晉也諱公之始朝晉而取是辱也繼又公之如晉者二成之如晉者三襄之五昭之九定之一諱之不可勝諱則有書之者矣如齊其初也如晉其次也如楚其末也春秋著其事於初隱其文於次皆不可得則末流其可勝救哉攷之周典諸侯未嘗無殷聘世朝之法然而有天子在不朝王室而朝諸侯意謂何哉入春秋九十有二年未嘗北面京師踐土河陽天威咫尺不得不朝相距又五十有三年伐秦之役惟晉是從不過先告晉侯之意經書曰如是魯以列國倒京師矣經書魯於諸侯之朝例曰如諱其朝也於京師之朝例曰如皐其以列國例京師也二百四十二年書朝者二如者一迄未有公朝於京師之文何周之衰邪抑魯公之不朝不特係王室之盛衰而亦係魯國之輕重焉春秋甫降齊伯未興魯視諸侯爲強四十一年

間未嘗有事他國之禮齊伯既興魯何役不會何盟不同三十二年間亦未嘗有專朝伯國之事自僖之十年移事周之禮而事齊魯寖取輕於諸侯矣僖公即世晉人遽以不朝來討則慢魯之始也自是文之如晉也而見止且有大夫之盟宣之如齊也而且辱且有叔姬之請成之如晉也而又不敬且有從楚之欲襄公值晉悼方明諸侯方睦僅得免焉推原其由則文之二年移事齊之禮而事晉魯寖取慢於諸侯矣魯以周公伯禽之後爲望國龜蒙鳧繹之封爲不小公車千乘之賦爲不弱昭公行禮於晉見止者二見辭者四書疾以殺恥者一以禮下人而人不容以身事人而人不顧迹所從來襄之二十八年移事晉之禮而事楚魯寖取厭於諸侯矣輕而至於慢慢而至於厭皆魯人不能秉禮之過也抑魯公之朝不特係魯國之輕重其亦係世道之升降中國夷狄之強弱焉僖之朝桓乃會于葵丘之明年王室之卑而齊伯崇也文之朝襄乃戰于彭衙之歲齊伯之絕而晉伯之續也終宣公之世事晉蔑如晉不敢問是時楚莊圖伯于南齊惠結魯于東晉方懼楚不敢敵齊晉伯之小弱也晉悼方興伯業猶競盟宋以後楚執牛耳外而陳鄭如楚內而魯衛如楚至於章華落成昭七年楚大夫敢於有魯侯之召則晉伯之已去也夷攷春秋書法之三變其事專係於魯攷春秋世道之三變其事不獨係於魯余讀經至魯襄公之末爲之三歎

小國來朝例

隱十有一年滕侯薛侯來朝

桓二年滕子來朝　杞侯來朝　六年紀侯來朝

七年穀伯綏來朝　鄧侯吾離來朝　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十有五年邾人牟人葛人

來朝

莊五年鄫黎來來朝　二十有三年蕭叔朝公

二十有七年杞伯來朝

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　七年小邾子來朝

十有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二十年邾子來朝　二十有七年杞子來朝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冬介葛盧來

文十有一年曹伯來朝　十有二年杞伯來朝

滕子來朝　十有五年曹伯來朝

宣元年邾子來朝　六年邾子來朝　七年曹伯來

成四年杞伯來朝　杞伯來朝　邾子來朝

朝　十有八年杞伯來朝　二十有八年邾子來朝

襄元年邾子來朝　六年滕子來朝　七年邾子來

朝　小邾子來朝　十有八年白狄來　二十有

一年曹伯來朝　二十有八年邾子來朝

昭三年小邾子來朝　十有七年小邾子來朝

邾子來朝

定十有五年邾子來朝

哀二年滕子來朝

嗚呼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而朝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松柏之下其草不殖國小而偪其能久乎是故諸侯之朝魯者衆而皆小國也畏大國不獲已是以來也春秋録小國之朝悲之也悲其無以自存而依人以爲安也夫以弱國小衆介於大國之間奔走於時命困頓於兵役不能自拔於微弱之中而列於諸侯之盟會者滔滔皆是齊桓始伯曹邾皆列衣裳之會者幸也滕子在盟乍見而遽沒其餘小邾薛杞

之屬自成襄以後稍稍得通盟會於中國前此魯史七君春秋更一百二十年皆無以自見者若蕭若介若鄫終春秋咸無焉此太陽當夕微茫小星雖見而無光或乍見而遽沒或埋沒而不見竟不得略列於三五次舍之地諺曰蕞爾小國未免類此若來朝不書誰知其有國矣春秋書小國之朝悲其無以自存而幸其猶未亡也春秋之末諸姬垂盡曹文昭也不得免焉視昔日之諸姬來朝魯者獨有區區之滕歷春秋而及戰國微國之朝始滕終滕此夫子作春秋之微意嗚呼微國之朝豈得已哉鄭人曰曹畏宋邾畏魯也宋人曰滕薛郎吾役也晉人曰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嗚呼不寧唯是也鄫畏邾也杞畏莒也紀畏齊也鄫畏宋也邾畏吳也穀鄧之畏楚也介葛牟之畏東夷也畏大國不獲已是以來也國風始於邶廓終於曹鄫春秋始於邾宿終於既滅之陳許此聖人拳拳於微國也始於邾宿春秋崇明祀保小寡之意也終於既滅之陳許春秋興滅國繼絕世之意也嗚呼詩亡而春秋作也春秋亡而吾無復望矣

王臣聘魯例

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　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
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八年天王使家父來聘
莊二十有三年祭叔來聘
僖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宣十年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魯大夫如周例

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
文元年叔孫得臣如京師　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

至而復　九年叔孫得臣如京師

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

襄二十有四年叔孫豹如京師

昭二十有二年叔鞅如京師

嗚呼先王聘問之禮陵遲而至於春秋極矣蓋嘗上下春秋之世變而思其故隱桓之世周不自知其爲周諸侯事天子之禮周反用之於魯莊僖以下周始知其所以爲周而天子令諸侯之權周迭移之於伯禮用於魯魯惟知魯之尊而已權一移於伯則魯惟伯令之從於周室何有哉東周甫降伯圖未興周流列國惟魯爲強首交邾宋次挾蔡衞與齊鄭爲敵國鄭平以來猶自持重未嘗遣使如諸侯而齊君之介弟實來未嘗遣使如京師而天王之貴卿踵至當是時大國莫如齊太上莫如周魯獨晏然受其聘而不報天下之尊寧有

二魯者乎凡伯之來隱之七年也越二年而南季來矣此比年一聘之制也伯糾之來桓之四年也越明年而仍叔之子來矣較比年一聘之制又密也仍叔之子來則桓公之五年也越三年而家父來矣此又三年一大聘之制也上採之禮下摭之傳此皆諸侯事天子之文周人不知乃倒置而用于侯邦之魯當時諸侯見天王之如此其尊魯也上國之聘不之周而之魯小國之朝不之周而之魯周以周之權而假之魯則諸侯固不得不尊魯也周人疊五聘之勤魯君無一介之報周殷勤以通之我傲惰以受之周人始悔其不能自重之過自此王臣不下聘者七十有四年則治其不報之辜也乃若莊之二十有四年祭叔來聘私來也非天王使之也嗚呼今而後周人始知其爲周矣公不朝於踐土則宰周公不來矣仲孫不至京師則王季子不至矣奈何周始知其所以

爲周而周復失其所以爲周齊晉楚吳比次而起諸侯奔走
伯令之不暇何暇問及東周哉公如齊者十有二大夫如齊
者二十有三公如晉者二十大夫如晉者二十有五公如楚
者二大夫如楚者一寥寥二百四十二年之間魯紀無聘周
之文亦無實聘周之意公子遂之聘非魯意也報周公也叔
孫得臣之聘非魯意也因毛伯也仲孫蔑之聘亦非魯意也
因徵聘而往也文九年之得臣非聘也襄王之葬不得不往
也昭二十有二年之叔鞅非聘也景王之葬不容不會也攷
之春秋經無聘周之文而魯有聘周之實獨襄之二十有四
年叔孫豹之事耳豹魯之忠臣也謂魯不可以無禮於周固
請爲是行矣自宣以後冠蓋不入天王之邦者五十有一年
既不合於古先王制聘之期則巧爲之辭曰賀而已終春秋
何嘗有聘周之事哉然而魯人卑周之臯猶未著也大夫之

如京師者六魯之冢宰曾不一往季孫實執魯柄周使於齊
晉諸侯之間二十有一擇重而行彼之視周蔑如也故經無
季孫如京師之文其使他卿不過鄭人遣印段之意若以春
秋誅意之法繩之則尤可臯也嗚呼吾故悲夫天子一失而
用於魯又悲夫天子之權再失而移於伯也吾又重歎夫魯
之卑周曾不如曹滕二邾也雖然吾幸而有春秋之斧鉞在

齊魯交聘例

隱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桓三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僖七年公子友如齊　十有二年公子友如齊
二十有八年公子遂如齊　三十有三年齊侯使
國歸父來聘
文元年公孫敖如齊　十有七年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公子遂如齊　季孫行父如齊
宣元年季孫行父如齊　公子遂如齊　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十年公孫歸父如齊　季孫行父如齊　公孫歸父如齊　齊侯使國佐來聘
成十有一年叔孫僑如如齊
襄二十年叔老如齊　二十有七年齊侯使慶封來聘
昭九年仲孫貜如齊
定十年叔孫州仇如齊
哀五年叔還如齊

嗚呼先王制聘問之禮豈以其國之強弱大小爲哉何魯之詳於伯主而略于列國也嘗上下春秋而考其故召陵以後

魯始事齊未始事晉謂諸侯不足以抗齊也城濮以後魯始事晉而又事齊謂齊權之猶足以抗晉也鞌以後魯之事齊寖簡事晉寖繁知晉伯之眞足以弱齊也入東周來魯甚持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齊君兩遣介弟之來而不報齊猶媚魯魯甚無畏乎齊也二鄆二幽以後諸侯既授齊以伯魯獨晏然無事於齊大夫行李不出疆場者七十餘年召陵之役震動中華始信齊侯有攘夷狄尊王室之功七年季友如齊則我聘齊之始也十年公如齊則我朝齊之始也繼又友往聘焉公往朝焉當是時大侯小伯靡然從齊晉人倔彊一方吞諸姬以自封殖贄幣不交於諸侯諸侯未嘗遣一介過而問焉者不啻秦人之視越人也小白即世諸侯泛泛然無所統屬聘問不相往來城濮之役齊桓二十餘年所經營之事重耳以一日之力辦之諸侯於是乎再合而魯之望走又在晉

矣然而魯猶未也踐土之會雖從於晉襄仲之聘不之晉而獨之齊則魯之未能忘情乎齊也蓋齊魯皆東諸侯然齊大於魯親於魯承齊桓之伯其遺威餘烈猶有以動人者雖魯不能無畏之也晉文朝死國子夕來此豈平常聘問之比哉將以覘魯也將以召魯也穀之役晉人得志魯且不畏晉而朝齊設有不幸伯業望望然去矣文公即位之元年先遣穆伯往告於齊次年公始如晉而猶忌於齊也衰絰之未終亟欲如齊納幣於齊以自托襄仲之行何若是其急遽哉宜齊晉之若兩伯也十有五年齊執單伯我告於晉而晉不聞齊役西鄙我告於晉而晉不救魯人始謂不唯我畏於齊晉亦有畏於齊襄仲立宣之謀不於晉乎請而於齊乎請舉是左右已有輕重兩介如齊蓋春秋所驟見之文也子惡之卒捷之立役役於齊終身焉焉晉每藉衛以致魯魯終背晉以事齊是時楚莊經營南方之諸侯齊惠又深結東方之魯晉人旰食方爲楚故何暇更生一敵於齊哉公如者五大夫如者七齊惠挾其大有造於魯晏然受其朝聘而不報孚易世而國佐始來魯於是始悔其行矣抑人亦有言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鞌之戰齊爲晉弱魯始折節而事晉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謂不往齊難我必甚僑如黽勉於十有一年之行齊亦忌晉蓄憾於魯而不敢發者三十有二年晉悼之末年伯志已倦齊亦無奈晉何而數致怨於我東間之役齊弱抑甚武子歸而作林鍾又幸中之再幸也叔老之行蓋亦昔遣僑如之意歟成聘者一襄聘者一昭定之聘各一胡爲乎昔之密而今之踈也昔之事齊謂齊權猶足以庇魯而今反不能自庇其國我又何必乎數數然哉余讀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釋之曰隱

桓之世齊魯敵也莊始從齊者也僖始事齊者也文宣事晉而復事齊晉者也成襄昭事晉而半事楚者也定哀事吳越者也隱甚矣春秋不復作矣

春秋提綱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朝聘㠯

晉魯交聘例

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三十一年公子遂如晉　文五年公孫敖如晉　六年季孫行父如晉　公子遂如晉　葬晉襄公　十有五年季孫行父如晉　季孫行父如晉　葬晉文公　十有八年公孫歸父如晉　宣十有八年公孫嬰齊如晉　季孫行父如晉　成三年晉荀庚來聘　六年公孫嬰齊如晉　季孫行父如晉　八年晉士燮來聘　十有一年晉郤犨來聘　季孫行父如晉　五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襄元年晉荀罃來聘

六年季孫宿如晉　八年晉士匄來聘　九年季
孫宿如晉　十有三年晉士魴來聘　十有六年
叔孫豹如晉　十有九年季孫宿如晉　二十有
四年叔孫豹如晉　二十有六年晉荀吳來聘
二十有八年仲孫羯如晉　二十有九年晉士鞅
來聘　仲孫羯如晉
昭二年晉韓起來聘　叔弓如晉　季孫宿如晉
六年季孫宿如晉　八年叔弓如晉　十年叔孫
婼如晉　十有六年季孫意如如晉　二十有一
年晉士鞅來聘　二十有三年叔孫婼如晉
定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嗚呼古之大夫聘問不出竟令之大夫交政乎中國吾味斯
言而深悲之春秋之初諸侯之聘問尚簡大夫不得以通外

交春秋之中諸侯之聘問寖繁大夫始得以藉外權春秋之
末外交愈固外權寖重而大夫皆得以爲內患蓋春秋之義
卿非君命不越竟祭伯之來春秋於王臣先絕之正本澄源
之論也內大夫猶未有交乎外者自莊之二十七年季友如
陳葬原仲則大夫之外交於是始然當是時諸侯之聘問尚
簡而大夫外交之迹易見也屬有齊晉之事行李之命無月
不至假聘行私皆得以遂其外交之謀而沒其外交之迹吁
可畏哉春秋之書曰某年某如晉某如晉而外交之迹自見
矣季孫專魯魯君之失政者六失國者二豈一朝一夕之故
原其始終大抵倚晉之大夫爲重文公之世其微也成襄之
世其著也至昭公則寖烈寖盛而不可禦也晉襄未拱宣子
實執晉柄而行父適來他年齊侵之告卒能轉移諸侯之師
于扈之會微行父之力不及此仲遂主齊立接魯卿之足迹

不及晉竟者蓋十有七年宣公即世東門氏逐一反掌間移向日之主齊爲今日之主晉非異人任行父也行父内則專政於魯外則取功於晉六年新田之賀行父實行締交大國非前日比十年成公如晉晉人以公之貳於楚也而執之及歸猶使郤犨盟公不信我公之朝乃獨信於行父之聘自此魯國之權始顛倒操縱於季孫之手矣茍丘之辱僑如之譖實爲之行父之歸范文之言實奬之晉重季孫而赦魯也非重魯而赦季孫也嗚呼若季孫行父猶可繼是而宿繼是而意如魯尚足以爲魯哉武子世父之爵位魯之卿於晉何與且於晉乎見於晉乎聽命焉不過借辭以媚晉也八年晉士匄以聘幣來九年季孫以聘幣報范文有功於季武之父季氏往報於范文之子季氏范氏之交始合矣荀偃爲政姑使叔孫往而請代范齊匄爲政季孫乃親往而拜師季氏范氏之交始厚矣邢丘之會我襄公在晉不使公敵晉侯而使季孫敵晉侯則季孫之權甚重於公也此時襄公已失位矣豈特昭公失國之爲可憐哉愚嘗謂襄公以前魯之君敵晉之大夫也襄公以後魯之大夫敵晉之大夫而晉魯之君不與焉也當成公而有荀庚郤犨士燮之聘當襄公而有荀罃士匄士魴之聘或因公朝而晉以大夫聘也或因晉大夫聘而公遂往朝也公之與大夫敵也二十有六年荀吳之來遂敢以召公爲辭魯幾移於晉之鄙邑矣華元子產輩所不爲周公之魯獨甘心乎哉以大夫敵公猶可自二十九年之士鞅以後公且不得儕於晉之大夫矣韓起爲政告於諸侯既來享於公復飲酒於季氏何爲哉公以弔少姜而見辭季氏之致禭乃與之公以取牟婁而見辱季孫之往謝乃享之公以取鄆故而見止季孫十六年之行乃受之公屢朝而屢不入季孫屢

聘而屢受吁季孫自此不君君矣平丘之執乃借力於荀吳
昔主范氏今又主中行氏爲之謀者衆矣季孫雖有不君君
之志然猶忌叔孫昭子也士鞅之來使愛一牢而取憎於大
國遲一年而使叔孫往果而見執意如之爲謀不亦巧哉陽
州之行諸人視公如路人者宜也不令之臣不以爲討反使
荀躒會焉反使荀躒私焉范氏中行氏皆意如之匹也昭公
欲歸又可得邪嗚呼苕丘之執釋行父者范氏也平丘之執
釋意如者荀氏也適歷之會私意如者又范氏之使荀氏也
吾攷昭公失國之由大抵季孫平時聘晉之故或曰東門以
後聘晉不獨季孫子之咎季孫也何故曰諸臣莫強於三家
三家莫強於季氏仲孫之聘晉者三其事簡也叔孫聘晉者
五豹嫁之爲臣忠也季孫之聘晉者十二藉外權逼公室之
罪大不可掩也況有主范主荀之實哉不寧唯是宋樂祁主

范鄭伯石主韓衛孫林父甚善晉大夫諸侯之大夫皆季孫
也晉君弱六卿強付夏姬以司宮付費無忌以待客付逢孫
楊孫以管鑰徒擁虛器於其上而朝歌晉陽之事起矣晉國
之君亦昭公也又其甚也陪臣執命三家大弱梁嬰父董安
于之名疊見於傳季斯仲忌如晉春秋不於此而終乎嗚呼
二卿之行誰使之也春秋之法不書其名愚亦不忍言其人

衛魯交聘例

文四年衛侯使寧俞來聘
成二年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襄元年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七年季孫宿如衛
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嗚呼魯衛兄弟也入春秋來聘不交者百餘年抑人亦有
言太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爲相睦也何乃闊略如是邪隱桓

之春秋舍婚姻之國未有書聘者也齊伯與而陳始聘晉伯
與而衛宋鄭始聘諸侯交聘皆非邦交之常未免役役於伯
主之故吾觀魯衛交聘之文而諸侯之事情瞭然矣自文以
來晉數有憾於衛季年成公不朝而衛見伐衛人報之而卿
見執我文公之四年衛侯往謝於晉而怒未怠也以百餘年
間闊之衛一旦甯子實來豈無事於魯而聘於魯哉此時魯
於晉爲睦數會晉君于戚矣數會晉卿于垂隴矣公又如晉
而及晉侯盟矣公至自晉於是年之春甯子來聘於是年之
秋不速之來者也謀將藉魯以介於晉也十有三年公又如
晉衛侯遂會公于沓觀此則甯子來聘之意其謂不然邪新
城以後衛又於晉爲睦宣公即政我反不如之我公之朝以
齊故我大夫之聘以齊故昔也衛藉魯以事晉今也又爲晉
以致魯七年之冬將爲黑壤之會則春使良夫來盟焉衛之

致魯必曰君必來我受其無咎已而盟歃未乾公反見辱則
良夫於魯爲欺矣季年魯不能堪於齊而始自歸於晉斷道
之盟我公與焉衛侯與焉始私要結以謀齊矣越明年而晉
侯衛世子臧伐齊又二年而晉魯衛之大夫戰齊于鞌則良
夫來盟之意又謂不然邪我成公之三年良夫又聘則鞌戰
之餘也以捷齊而相慶以事晉而相勉自此魯衛不生他心
矣此一聘也衛良夫來晉苟庚亦來胡爲乎巧於相值也我
襄公即位之元年晉悼之次年也子叔之來修舊好也此一
聘也衛子叔來晉荀瑩亦來胡爲乎巧於相值也蓋衛在晉
之宇下行李之往來詳其動止而與之俱耳七年我季孫報
子叔之聘衛林父拜武子之言大抵晉親而魯衛亦親也設
或衛從楚而魯聘之則晉疑於魯魯從楚而衛聘之則晉疑
於衛疑甚而禍生魯衛各保其邑之不暇何暇自相聘邪衛人

之來聘者四來盟者一魯獨使季孫一往報之兄弟之情薄報施之情忘矣嗚呼季孫之不往報猶可季孫之往報豈衛之幸也哉柳吾於衛聘之始終而有感焉甯子來聘戉公復國之後也衛有甯子之聘而國始安孫林父來聘獻公失國之先也衛有林父之聘而國始危良夫傲慢爲臣而君已不逃叔孫穆子之所料繼是而來魯者再其結於魯者深識者已懼其異日公孫剽何爲者耶孫林父又何爲者耶又加季氏焉二豎之黨合也二豎之黨合而獻公失國之禍已萌蘧於此矣異時晉悼伯心已倦會于戚以謀定衛君其君則前日聘魯之人也其與會之臣則魯衛之二豎也獻公之得居於夷儀者幸也吁宿之志成於意如夷儀之事豈獨於衛乎見耶

鄭魯交聘例

隱六年鄭人來輸平　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

桓十有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襄五年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定十有一年及鄭平　叔還如鄭蒞盟

嗚呼魯鄭東周之舊好也自鄭語來盟以後冠蓋不至魯者一百四十年其始來之使書人其繼來之使書名其又來則鄭君之貴介弟也鄭之加於魯者愈繁而愈重魯之待鄭者愈簡而愈輕抑春秋之初魯甚持重諸侯之媚魯者不惟鄭雖齊君兩遣介弟之來而猶不報也齊桓始伯魯始聘齊而又聘陳晉文世伯魯始聘晉而又聘宋玉帛交於諸侯其獨遺鄭乎齊伯而逃盟至勤新城之圍晉伯而貳楚至煩秦晉之師所幸城濮一戰楚人不敢爭中國者十有五年狼淵之役鄭及楚平辰陵以後南北兩屬鄭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

當是時鄭人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來者何暇修聘於諸侯魯若遣一介以問於鄭則取疑於晉晉人不知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也以百有四十年閒闊之鄭一旦子發將命於魯鄭胡爲乎來哉虎牢大城鄭人大懼於晉雞澤之會鄭始決意於從晉子發之來蓋將藉魯以媒於晉也會戚之役鄭伯與焉救陳之舉鄭伯與焉鄢之會僖公將從役於諸侯而卒不免於盜賊之手蓋春秋之所悲也向使僖公不決意於從晉則子發安得奉命而聘魯然則諸侯之邦交大抵役役於伯主之故也抑魯有鄭人之事五未嘗不爲之三太息焉輸平歸祊來盟隱桓之春秋也鄭方結齊而又致魯以從齊也子發來聘襄公之春秋也鄭欲結晉而藉魯以從晉也叔還如鄭定公之春秋也鄭又結齊而魯反藉鄭以從齊也召陵侵楚以後諸侯於晉敢離敢怨而不敢叛也環視四顧莫敢先動而定之七年齊鄭首盟于鹹以倡諸侯叛晉之舉十年我及齊平公會齊侯于夾谷十一年又及鄭平叔還如鄭莅盟則藉鄭從齊之意瞭然矣石門之事再見矣吁春秋之初天下之無王齊鄭之罪也而魯次之春秋之末天下之無伯齊鄭之罪也而魯次之叮春秋之斧鉞猶凜凜也

宋魯交聘例

文十有一年公子遂如宋　五年仲孫蔑如宋
成四年宋公使華元來聘　八年宋公使華元來聘
襄二年叔孫豹如宋　十有五年宋公使向戌來聘
二十年季孫宿如宋　十有二年宋公使華定來聘
昭十有一年叔弓如宋　十有二年叔孫婼如宋
聘　二十有五年

嗚呼宋魯春秋之望國也宋王者之後魯周公之後齊晉二伯必先結宋魯而後可以圖諸侯蓋卑於齊晉而隆於衛鄭陳蔡者也終春秋未嘗有魯陳交聘之文鄭聘者一魯迄不報衛聘者四魯獨一往魯於諸侯之邦交其闊略蓋如此宋人來聘者四來盟者一而魯之聘宋者五其禮略有以相當者何乃闊略於衛鄭陳蔡之諸侯而獨拳拳於一宋哉攷之春秋其初蓋出於晉魯覘宋之謀其後乃成宋魯交聘之實盟宿遇垂魯首親宋輸平而後黨鄭仇宋者十五六年寤生既歿會宋于虛會宋于龜驟合復離蓋未始有成盟也桓文迭伯旅進旅退於衣裳之會盟未始有特聘也文十一年襄仲如宋魯豈肯屈意而先下於宋哉厥貉之役楚謀弱宋宋人請平且道以田孟諸夫宋及楚平於晉罪也是時魯方睦於晉衡雍之盟襄仲

與晉盾爲深交親往聘宋其爲宋魯邪其專爲晉邪其謀蓋將以觀宋之從楚與否也新城之盟宋公首會未必非襄仲一聘之力華孫自知宋將有釁而定盟於魯冀他日有一手之援其來非特聘也繼此華元不來則宋魯往來之使絶矣我成公之四年宋以華元來我以仲孫報則宋魯之交始合宋卿於是來聘納幣我卿於是如宋致女則宋魯之交始固繼又宋之聘我者三則宋魯之交愈密昭二十有五年之叔孫如宋而宋不報是年公在外而不獲報也元公不顧昏姻爲公如晉至死不怠仁也景公即位不遣一介以通嗣君義也經書宋魯交聘絶筆於昭公之二十有五年隱然見宋公以仁義而結魯之意矣隱然見宋公內魯君而外賊臣之意矣樂祁利於納公蓋亦成先公結魯之志歟吾觀宋魯之交皆不偶魯於諸侯自齊晉以下皆略之者彼

隨來聘視其儀文之踈辭命之陋若渙焉未有如交宋之詳且悉者蓋魯秉周禮而宋亦善守先代故也苟偃有言諸侯宋魯於是乎觀禮晉且不可望況他國乎吁仁義以結之也禮以行之也晉且不可望而況乎齊鄭陳蔡也

陳魯交聘例

莊二十有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　公子友如陳

文六年季孫行父如晉其次莫詳於宋其次則齊若鄭若蔡若許我未有往聘之者也余獨於陳焉疑之文公以前陳聘者一我聘者二而經遽於此而絕筆焉嘗因是而思之嗚呼魯秉禮之國也中國而中國則內之中國而夷狄則外之齊伯之十有二年陳使女叔來聘我使季友報之是時陳有奬齊之功楚無爭陳之事陳猶中國之陳也不爲夷狄之陳也從會盟征伐於諸侯而又通聘問於諸侯禮也圖陳納頓陳幾折入於荊楚踐土如會執玉帛以從諸侯此出幽谷遷喬木時也我文公之六年行父不忘先子之志聘且結好焉魯之待陳猶前日也自楚宋伐陳見於傳晉盾侵陳見於經陳人已懷南北之志辰陵一會而楚盟之事作矣鄫役逃歸而晉討之文絕矣陳始決然南面於楚下喬木而入幽谷矣秦術來聘襄仲辭玉以晉故也陳貳於楚雖其來聘我肯受之乎不來我肯聘之乎經書魯陳交聘之文絕筆於文公之年者陳貳於楚故也蔡許不書聘鄭來而不報聘楚秦吳來而不報聘吾故曰魯秉禮之國也不然魯何獨厚於齊晉宋衛而薄於陳蔡鄭許哉或曰子則失矣魯以陳蔡鄭許之從夷而不往聘矣公如楚者二大夫如楚者一我復親往朝聘於夷者何故曰魯之秉禮以從晉也魯之從夷誰之罪

也獨不見夫叔向告楚人之辭乎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諸侯欲不從楚不可得也宋之會諸侯兩屬於晉楚申之會諸侯偏屬於楚魯恥不會則非魯之罪也諸侯之罪哉伯主之罪也

楚來聘

莊二十有三年荆人來聘

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

襄三十年楚子使薳罷來聘

昭六年叔弓如楚

秦來聘

文十有二年秦伯使術來聘

吳來聘

襄二十有九年吳子使札來聘

嗚呼夷狄來聘許之乎非中國之諸侯不會盟不在會盟之國不通聘春秋之法也經書春秋諸侯之聘魯未有不會不盟而後聘也不與中國之會盟者夷狄也倏然來聘吾知其爲何人哉荆人來聘君不書不知其君也臣不書不知其臣也不知其君臣則曰人而已齊桓之伯內華外夷之界限素嚴也夷狄之君臣豈得使通於中國也春秋第以其聘魯之善猶愈於入蔡伐鄭之惡書人進之矣書荆以別之者猶不離乎夷狄也乃若齊兵壓境完來盟若自盟然諸侯所不與也屈完書氏楚君之爵猶不見經也齊桓之伯內華外夷之界限素嚴也後此有書楚子使椒聘者矣秦伯使術聘者矣書吳子使札聘者矣或者則曰此春秋書夷狄來聘之例也嗚呼此豈春秋之例也哉先王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之法何曾及於夷狄魯守蕃之臣也何敢受聘於夷狄故夫

春秋之法夷狄不與中國之盟會亦不與中國之聘好設或來聘而不可拒則書荊人者例之正也楚秦吳之君臣之例之變也蓋自齊之盟孟之會諸侯以中國而許楚其後楚之聘始不得以夷狄而待楚温之會翬泉之盟諸侯以中國而許秦其後術之聘始不得以夷狄而待秦鍾離善道數會諸侯又以中國而許吳其後札之聘始不得以夷狄而待吳何則荊人來聘齊伯方強擅斥荊楚不得與中國會盟固本容以中國之諸侯例之也其後楚秦吳皆伯主與諸侯以中國許之矣春秋安得以夷狄絶之邪以非類視夷狄吾從志之為夷狄以其類視夷狄吾從志之如諸侯我何加損焉哉實録而已雖然著君臣之辭而臣不書氏聖人不欲驟進之猶有別於當時之大夫也一字權衡之間微有所辨也奈之何宋之盟伯主以天下諸侯授之楚天下非小變也屈完之盟若自盟然至此則晉趙武楚屈建儼然兩大夫列於諸國之上其辭略無所差等矣屈建之盟且與趙武並列則遠罷之聘其不以當時大夫例之乎此與齊侯使國歸父一例也與晉侯使荀庚一例也春秋一至此蓋傷中國夷狄之無所別也夷狄來聘之文春秋遽於此而絶筆焉前此楚人兩遣聘而不報蘧罷之聘叔弓之往純用中國報施之禮也嗟夫齊桓之伯豈使夷狄至此哉抑楚椒之來在晉君少安之日秦術之聘當楚人抗伯之時吳札楚罷又諸侯盟宋之後椒術之姦雄札罷之材略乘四方之多虞以還觀於上國其為謀豈淺淺邪嗚呼齊孝宋襄啓楚者也晉文啓秦者也景厲悼啓吳者也平以伯授楚者也悲夫齊桓之不復見也

春秋之法重於絶中國必不得已而後絶之猶不敢盡絶者晉鄭昌疋也不輕於進夷狄必不得已而

後進之猶不敢踰越進者楚吳是也韓子曰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談何容易乎哉

春秋提綱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盟會門

王臣會盟例

莊十有四年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僖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諸侯盟于首止

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諸侯盟于葵丘

二十有九年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成十有七年公會尹子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邾

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襄三年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人齊
世子光同盟于雞澤

昭十有三年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
同盟于平丘

嗚呼余讀左氏春秋至周鄭交質之事而深悲焉曰交質之
始下盟之漸也夫盟爲疑起也無疑固無盟也諸侯有疑會
同則内史掌其盟司寇莅其約此王室所以待諸侯也諸侯
何疑於王室而輒敢與之盟哉王臣下盟見經者五其一在
齊其四在晉首止以來齊有王室之故則其盟專在于謀王
室翟泉以後晉無王室之故而其盟專在於謀一鄭平丘之役
晉無王室之故而其盟專在於謀諸侯吾觀僖之八年盟洮
之舉又深悲夫齊桓不幸而首是盟也或者之論則曰首止
之役殊會世子也葵丘之役不盟宰周公也洮之盟王人之
微雖盟無傷也是或者之爲是說非惟不知春秋亦不知齊
桓之本心也盟洮非美事也其盟蓋夫春秋之所謹其事則有
不獲已焉東宮之器危在朝夕首止之事天子惡之叔帶王
后之愛子也公卿大夫半其黨篡天王即世世子不發喪而
告難于齊此豈大得已者哉喪不得立故也公卿大夫皆不
之遣而下士實行此必世子私以爲使令者也當是時王位
未定世子使令之私得以王人序於諸侯之上載於盟書之
首則世子之宜王夫奚疑嗚呼此固齊侯爲惠后叔帶及在
廷之公卿大夫而設是盟也事不至此我知齊侯不敢屈王
人于盟矣會洮之明年周公實來王位定矣吾合諸侯以尊
事周可矣使齊侯稍欲凌宗周以宣示其後雖屈周公於葵

丘之盟其畏不從哉會而不盟其意可見桀之何重耳不察齊所以盟王人之故不諒齊所以定王室之心始曰齊桓之伯常與王人盟耳既不憚於天王之召又何憚於王子之盟不思洮之盟爲王室之故翟泉之盟爲鄭人之故則諸侯自爲盟可也於王子虎何爲哉沒公而不書人王子而不爵人諸侯之大夫而不名春秋蓋愼之而又愼之也後乎王臣下盟則有倒而書同者矣鄤陵一捷鄭人不來大合諸侯于柯陵經書曰同同諸侯盟可也同尹子盟不可也虎牢大城鄭即請服大會諸侯于雞澤經書曰同同諸侯盟可也同單子盟不可也疊此二盟皆以鄭故至於平丘晉君之憂不惟鄭齊不與盟而魯貳魯不與盟而魯貳淫溺蒐於衞而衞亦貳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則平丘之會經書曰同志諸侯之不協而盟也非有王室之不協劉子何故而下同是盟邪

有王室之故而盟王室者事之變也無王室之故而盟王室者事之變也余固深悲夫齊桓不幸而首是盟也嘗閱春秋世變而思其故齊桓初諸侯離而始合之時也王室甫降伯業良難不尊王人以謀王室不足以示伯主之義晉文繼伯之後諸侯乍離乍合之時也晉得鄭則晉伯楚得鄭則楚伯不挾王臣以謀一鄭不足以示伯主之功晉昭紹伯之日諸侯合而復離之機也伯之存否決在此盟不挾王臣以謀諸侯不足以示伯主之威謀王室則齊伯強也謀一鄭則晉楚爭也謀諸侯則晉伯去而楚伯亦去也故王臣之盟至於平丘終焉平丘以後中國諸侯不復會盟者二十有三年召陵之役劉子在盟而不書盟黃池之役單子在會而不書會此春秋終不與王臣會盟諸侯之意也抑吾於翟泉大夫之盟猶有遺論焉城濮以後諸侯與晉周旋十有四年文

公末年功成而志怠有不復重勞於諸侯之意翟泉之役始使其大夫不知罅隙一開公室弱而大夫強自此盟始即世未幾垂隴之盟諸侯皆在士穀主之于扈之盟諸侯皆往盾實尊之士穀死而盾益強晉人不知有公而知有盾諸侯不聞有公而聞有盾春秋會盟亦不書晉侯而書盾新城之盟大列七國之諸侯而書趙盾且例之曰同同授趙盾以政也桃園之事識者已覘其後當時諸侯之大夫未有如晉盾之尊者晉首蒙褐則翟泉之盟有以啓之也嗚呼此猶伯主之大夫而盟外諸侯者也又其甚也鄭伯及伯有盟宋公及華氏盟衛侯及析朱鉏北宮喜盟君從臣於盟君也又其甚也趙鞅盟于公宮臣逼君於盟者也迹其所從來則翟泉之盟有以啓之也嗚呼盟而至此春秋不復作吾亦不復論也

齊伯時王臣會盟例

僖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諸侯盟之長乎嘗讀衛子魚道踐土之盟曰晉重耳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頗與春秋所敘之文異因是思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晉為盟主未有先晉者也又因是疑之晉之為伯晉固常先若齊尸盟何以為序若用宗盟之禮乎齊序於後不得以為伯主若不用宗盟之禮乎齊冠於先宗周之禮蕩然矣蕩宗周之禮蔑然

列國而同盟周未改物奚遽至此春秋自盟蔑以來有二國
盟者有三國盟者極而至于四國盟者第諸侯自相爲與也
隱公使告薛侯凜然有先後次序之別況小白之伯率十數
諸侯相與歃盟廢同盟而行伯政其書又不登之天府齊之
爲齊豈無可嫌疑之跡乎何春秋獨予齊以伯也或曰周室
未衰則權在周周室既衰則權在伯魯以周班後鄭而忽也
怒小白之伯其肯後諸侯乎踐土之役王子盟諸侯于王庭
子魚則有藏在盟府之言若齊侯則吾未見其爲然也吁大
不然會鄄以來大盟有九小盟有七借曰於王室乎何與首
止之盟王世子實臨之葵丘之盟宰周公實臨之洮之盟王
人實與之謂不係之王室可乎若係之王室其盟固爲宗盟
也其書固藏之天府也又因是而思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
此諸侯載書之文會先主會盟先主盟此聖人約史之文也諸

侯之盟未嘗不推齊以爲長諸侯之史未嘗不載齊以爲長故
僖公之前伯主齊侯而魯爲宗盟之長僖公之末伯主晉侯而
魯爲宗盟之次齊之伯也書曰公會齊侯宋公晉之伯也書曰
公會晉侯齊侯皆春秋筆法也不然書公及公會豈亦當時載書
之文哉吾觀踐土之盟於同姓則先書晉次書魯於異姓則先書
齊次書宋此齊桓舊載書之濫也若前此齊宋常在諸姬之先
一旦晉文遽列於諸姬之後滕薛之事不見於踐土乎吾固知二幽
以後之盟即踐土之盟也晉之世伯日久日忘宗周典禮失不可
復宋之盟晉人曰先晉楚人曰先楚叔向子產向戌皆諸侯之
良獨不舉隱公告薛侯之語以折晉楚之訟遂使楚人得執牛
耳而晉失爲伯矣虢之會再讀舊書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伯主列國諸侯會盟始末例

莊十有二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十有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二十有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
盟于幽
僖元年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三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四年盟于召陵
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
王世子于首止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

盟
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
盟于寧母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
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于葵丘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十有三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于鹹
十有五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盟
于牡丘
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十有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冬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二十有一年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秋宋公
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　十有二
月癸丑公會諸侯于薄
二十有五年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
于洮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寧速盟
于向
二十有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
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冬公會晉侯宋公蔡
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溫
二十有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

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文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二年三月乙巳及孫良夫
三年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
于垂隴
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十有四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十有七年諸侯會于扈
宣七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九年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十有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秋晉侯
會狄于攢函
十有二年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十有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十有七年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
斷道
成元年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二年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
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
薛人鄫人盟于蜀
五年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七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

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九年公會晉侯齊侯衛侯鄭伯曹伯宋
伯同盟于蒲
十有二年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十有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
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冬十有一月叔
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无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
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十有六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
沙隨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
扈
十有七年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
伯邾人伐鄭同盟于柯陵

十有八年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襄二年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五年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左氏曰于城棣

七年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子于鄭陳侯逃歸

八年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十有一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會

于蕭魚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
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
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十有六年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十八年同盟齊之諸侯前目後凡也）
二十年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
淵
二十有一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有二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二十有四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二十有五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秋八月諸
侯同盟于重丘
二十有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二十有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伯建蔡公孫
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秋
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二十有九年仲孫蔑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
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

杞

三十年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昭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十有一年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愁

十有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二十有五年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二十有六年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二十有七年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三十有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子召陵侵楚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侯衛侯盟于沙

八年公會晉師于瓦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
會于安甫
十有二年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十有四年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秋齊侯宋公會
于洮
哀二年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十有二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十有三年公會吳于橐皐
嗚呼同盟者何伯令也何以書志異也同盟何以爲異哉我
諸侯也彼諸侯也胡爲乎我伯也人不足以使人畏惟神足
以使人畏賞罰不足以使人信惟禍福足以使人信于是率
天下之諸侯而曰同盟曰同盟者蓋亦強其不同者而同之
也余嘗論春秋伯主之盟獨書盟者有諸侯之同書同盟者
有諸侯之異而書同者二幽之同天子之政始自諸侯出也
以諸侯而從諸侯其心未免有所疑新城之同諸侯之政始
自大夫出也以諸侯而從大夫其心必有所不欲清丘之同
中國屈於夷狄也以後之盟屬書同者諸侯之異者猶可同
也平丘之同諸侯獻于伯主也以後之盟不書同者諸侯之
異者不可同也春秋書盟一百一十有二書同盟十有六同
盟之關于天下大變者有四試以春秋之顛末評之盟葵丘
宿不過爲保社稷守宗祧計石門之盟志不在小盟艾以來
魯黨齊鄭有石門之盟則有瓦屋之盟有瓦屋之盟則有惡
曹之盟終齊僖鄭莊之世所與周旋惟一魯耳最後失一魯
而得一衛終不得先桓文以鳴何也諸侯不忍舍王室故也
小白之伯豈不戛戛乎難哉北杏之役四國僅以微者至鄄
之役假手於王官而魯不會不來再役主會於齊侯而魯不會齊

不得會不足以求諸侯幽之役羅致天下諸侯相與盟歃前此春秋所無之事諸侯疑之齊侯亦自疑之且曰同盟伯主令諸侯之辭也是盟會始來而猶以爲諱在盟諸侯想不獨魯也遲遲十載之期再盟如初諒伯功至久而後信人心至久而後孚然而衛又不來則在盟諸侯必有勉強而盟者矣諸侯之疑齊非不欲從齊也向也知有周今胡爲齊也向也知事王今胡爲伯也兩書同盟志諸侯之異也蓋自貫澤以來諸侯始信齊侯攘夷狄之功首止一會諸侯始信齊侯尊王室之義獄瀆諸侯莫敢不來鄭不相時而動棄夏即夷經書立異獨舉其人以見當時皆從齊之諸侯也自是大會者二大盟者四諸侯麇至以爲盟則盟矣不曰同盟誰敢不同哉二幽之同懼其不同也齊侯創伯之始也首止以後不書同諸侯不期同而自同也齊侯成伯之後也曹南之君不在伯列盟鹿會孟事已可羞晉文繼齊一呼吸間精采頓異召陵城濮之績前後輝燁齊桓經營伯業三十餘年不能致強夫之晉晉文一會而齊亦來三十餘年不能致葴爾之莒晉文一會而莒亦至諸侯厭楚人之甚思齊伯之功幸晉文之來踐土翟泉不待令之同盟而後同矣然自翟泉以後鏄隙一開晉以大夫世其伯亦以大夫世其患士穀會諸侯于垂隴有公孫敖在書教所以敵士穀也趙盾會諸侯于扈不序諸侯不名大夫不與諸侯敵趙盾也蓋自狼淵伐鄭壺丘侵陳厥貉臨宋楚盡有諸侯晉於是有新城之會諸侯皆在求晉君而得趙盾能無疑乎盾亦懼七國諸侯之不從於是乎有同盟之令同則同矣不知置三尺之孤于何所也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故晉之盟會無靈公三扈之役不序諸侯必趙盾在春秋不忍再書其名使若諸侯之自盟會也嗚呼公子

結之盟齊陳以爲討陽處父之盟魯人以爲辱晉人屢以大夫敵諸侯失陳失鄭其不坐此邪後乎書大夫盟書諸侯之大夫盟專利不顧皆趙盾有以先之也吾故謂天子之政自諸侯出二幽乃世道之一變也諸侯之政自大夫出新城乃世道之再變也城濮以後楚人不敢窺中國者十五年能有浪淵臺丘厥貉之師而不能止三國于新城之會自文十有五年扈之盟失齊賊而不討十有七年扈之會失宋賊而不討諸侯已有輕晉伯之心宣十有一年攢函之會又失陳賊而不問夷狄遂敢竊晉伯之權于是盟辰陵于是討徵舒于是入鄭而敗晉而楚成爲伯矣邲之役楚人得志蓋與城濮之戰相當克鄭而後宋魯衛其危哉晉人不能蓋仁賢修政事以保其國悍悍然懼中國之從楚要之同盟清丘之言尚新衛不旋踵而背之矣是盟無得罪于伯主者唯一宋耳越

三年歸父會楚君于宋又四年公與諸侯盟楚卿于蜀齊盟尚得以無伯藉口諸侯有晉何以至此嗚呼清丘之盟北中國屈于夷狄歃繼是景公之同盟者四厲公之同盟者二悼公之同盟者四大抵閔其從楚之路而驅其從晉之行諸侯乍合乍離乍去乍就直至蕭魚之役不書同盟而書會則晉于是再得諸侯也是則清丘以後之盟屢書同諸侯之異者猶可同也繼是七合大夫徵會討貳諸侯無缺重丘之役晉以賄賂失諸侯同盟之令復起矣越二年而爲宋之盟則中國從楚之勢始決此一役也晉人謹守楚盟敢會不敢盟者十有八年陳蔡之滅晉當問罪而不問乾谿之役晉當討賊而不討號申之會晉不當許諸侯而許之諸侯乃信蠻夷之訴絕兄弟之國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諸侯歸晉之德只若總其兵威以臨之魯有辭矣何懼觀叔

向告齊之語讀之猶戰人喉要人以盟豈禮也哉自此晉人
不得盟諸侯者又二十有三年諸侯之厭伯主也皐鼬之盟伯
主諸侯於此乎始判鹹之盟石門之舊會也盟沙而衛叛會
夾谷而魯叛會洮而宋叛是則平丘以後之盟不書同諸侯
之異者不可同也嗚呼中國屈于夷狄清丘乃世道之三變
也諸侯厭於伯主平丘乃世道之四變也疊是四變春秋同
盟於此而絕筆矣穀梁曰同盟志同欲也愚則曰同盟志不
同欲也強其不同而同之也祗以叔向告齊一事觀之穀梁
其有辭乎或曰子論齊晉之同盟而齊晉楚之爭盟猶未之
論也曰齊伯會盟之國十有五晉伯會盟之國有二十凡以
藉手爭伯者不過陳蔡鄭許而已此四國者繫中國夷狄之
盛衰者也齊桓失蔡見於會盟者陳鄭許也晉文失許見於
會盟者陳蔡鄭也晉文即世蔡速飛而不來許一盟而不復

黼勉執玉帛以從諸侯者獨陳鄭而已我宣公以來鄭叛而
陳服陳叛而鄭服二國且不純乎主晉景公失陳其見於蠱
牢馬陵蒲戚鍾離之盟僅僅一鄭悼公救陳弋陳終亦無可
奈何而棄陳于戚以後之五會于戲以後之三駕亦惟一鄭
大抵楚取三而晉取一耳若鄭人純乎主晉猶可犧牲玉帛待
於二境晉何以宗諸侯加以東方之齊西方之秦屢爲伯主
肘腋之患斷道祝柯瑣澤等會頗晉經營晉之世伯正不易
守也楚人每有中國之事則陳蔡鄭許是攝是替齊之役佐
之盟齊盂之會佐之執宋蜀之役佐之盟宋魯衛誰倡謳謀
作宋之會偃然致蔡歸生於宋衛之上陳鄭許皆在列焉此
夷狄乘中國之大隙也楚得之而晉始弱後來召陵一會陳蔡
鄭許昔楚而今晉頓胡小國昔楚而今晉此又中國勝夷狄
之一大機也晉失之而吳始興伯主不爲而他人得以藉手

耳鍾離善道戚柤之四會將致吳以抗楚豈料黃池一役反致吳以抗晉設使召陵得志天下事豈至此耶讀經至此太息而止

春秋提綱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